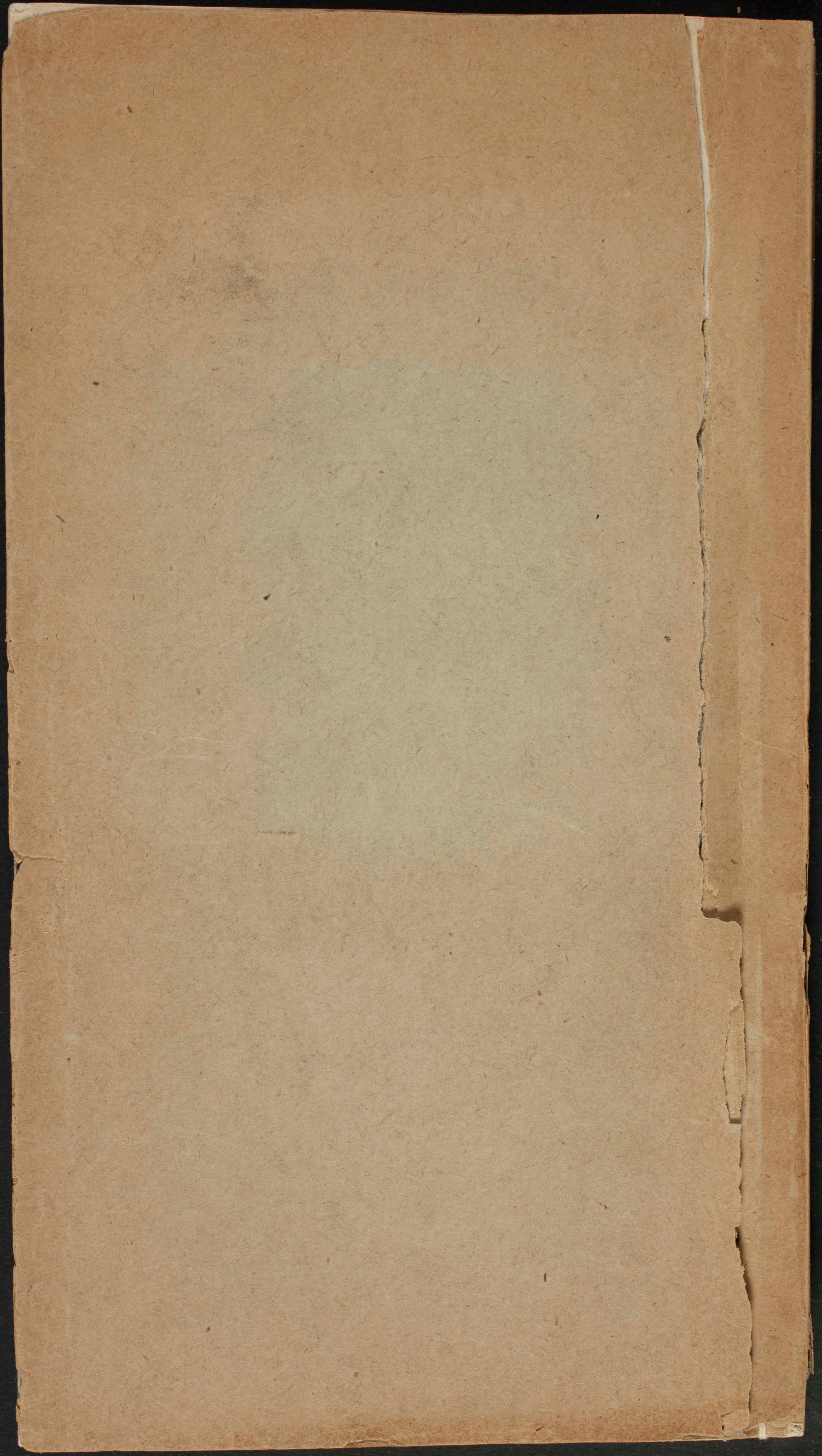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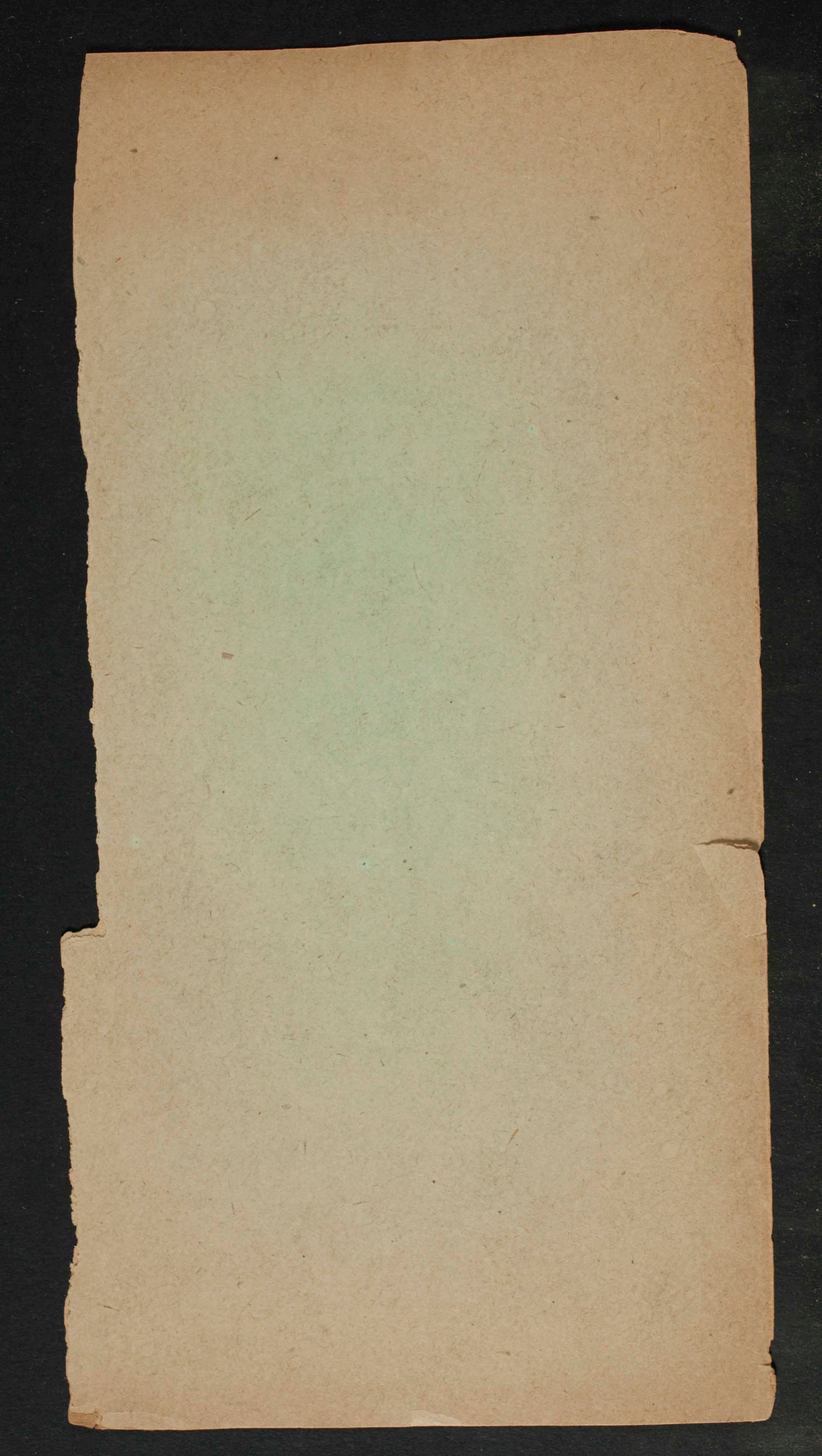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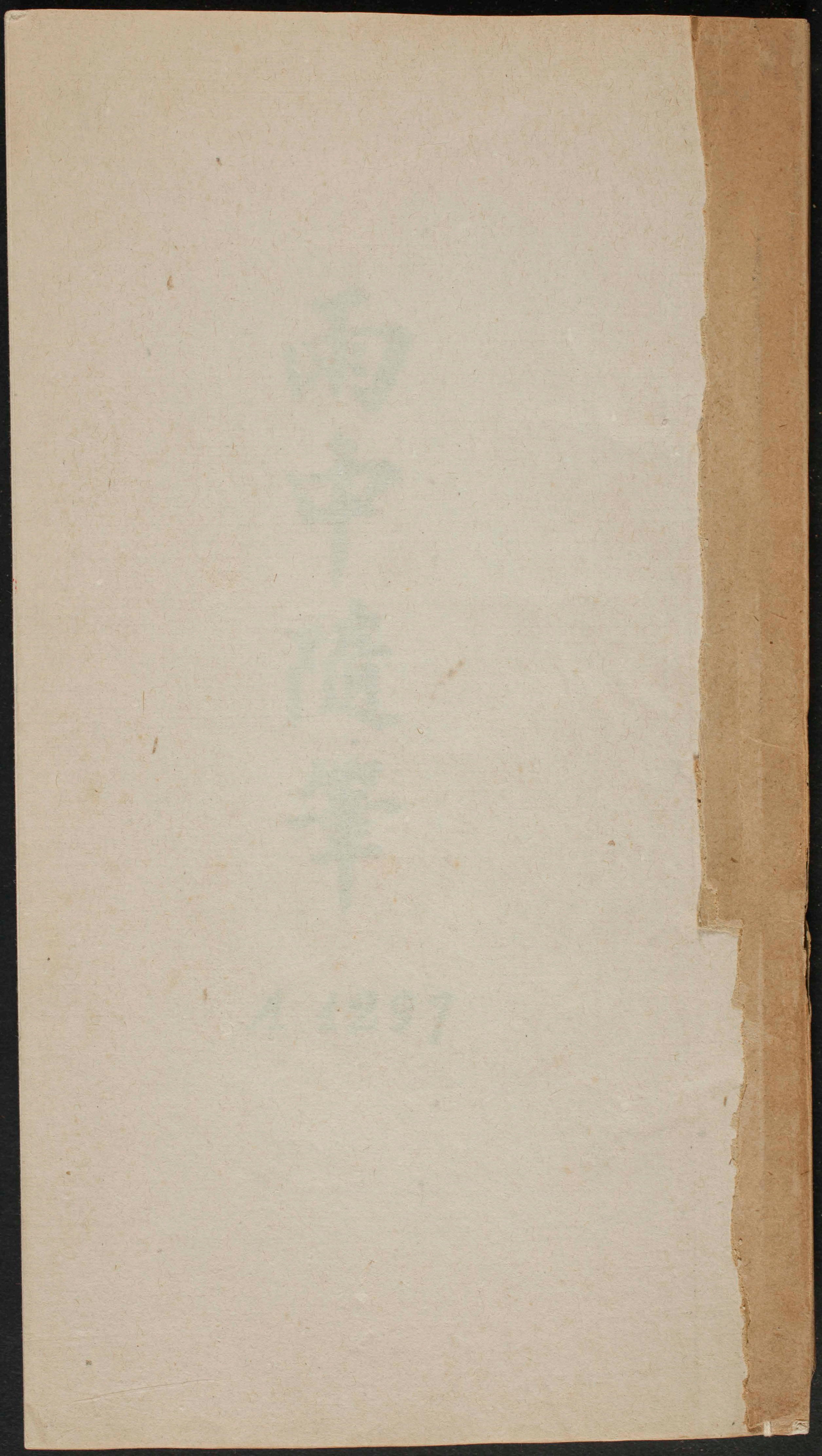






雨中隨筆

雨中隨筆

丹翰苑松平著

余生景興之戊子。先大夫從南臬回。先恭人妊中月報不爽。起居如[illegible]辰。迨七八月。未[illegible]其有身也。五六歲時。

雨中隨筆。

丹輪范松年著。

余生景興之戊子。先大夫從南臬回。先恭人妊中。月報不爽。起居如平辰。迨七八月。未解其有身也。五六歲時。先大夫方蒞西承。俸入頗裕。木石花鳥之玩。不入於懷。保姆黃氏嘗扣余所欲。余曰。立身行道。自是男子分內事。此不須贅。倘異日成立。得以詩文鳴世。使知其氏子。吾素志也。保姆以聞諸大夫恭人。竝蒙賞獎許。荏苒二十餘年。膝下之言。依稀在耳。而潦倒窮途。空懷負米之嘆。

悠悠蒼天。謂之何哉。

先大夫歷仕南臬西承。遂藏幞頭豸冠各一。余嬉戲中每戴之。而豸冠尤其所愛。禁之不能也。有以國音小傳。及聲色博奕事相聒者。掩耳不欲聞。既涉史書。而國書不能盡辨。歌辞琴譜。過耳恾恾然。甲辰得病。辰有性命之憂。先長兄教以象棋。習之數年。對人輒北。逾冠從諸知交始解奕。略知攻守。使不置之懷抱。至于抹馬攤錢諸技。素非好。間戲習之數久不解其術。天分有所嗇。不能

交始解奕畧知攻守便不置之懷抱至于抹馬攤錢諸
伎素非好間戲習之數久不解其術天分有所詣不能
彊也流落以後酷嗜北茗雖甌甌不具資用弗繼而愛
之如命毫焙松種隨品適嘗屢斷之而不能絕憶先恭
人在辰常以博奕茶酒為戒令年逾而立四者已犯其
三清夜細思不勝愧憤嗣當矯勵自克以無負先訓也
余九歲受漢書歷四年而先大夫即世苫塊之內寒暴
靡常兒喪纔捨史而經至如古書古詩愛之不能去手
歲壬寅先長兄馳騖京邸仲兄客居下洪惟余留籍侍
養時先恭人在内寢余獨居中堂堂製七楹坐東朝西

舊為先大夫正寢。西榮接霤。客堂五楹。前瞰方塘。植紅白蓮。環以青椰盧橋。南去客堂五六步。横樹竹籬。自中堂南廂西偪沼畔。其北則對植迤邐花屛。沼之東薄客堂砌。栽茉莉月葵木槿山丹三五本。遠臨曠野。隔竹孤舘。隱隱在焉。每朝飯初罷。出就客堂。傍堆群書。数架。隨意抽閲。日向夕。村童驅牛。行歌而過。或卷葉作觱栗聲。牛睡初醒。不減若耶溪頭咱漁舟欸乃歌也。新月既上。散步堂周。哦初唐數聯。辰倚椰根攀花鼻觀。或掇蓬細

牛眠初醒。不減若耶溪頭咱漁舟欸乃歌也。新月既上。嚼歸來堂上。花香月影披拂几榻間。恒至鷄鳴乃寢。是歲冬季。先仲兄從容中返。與余共晨夕者又幾一年。今二兄既没。故里蕭條。余且落魄奔走。山河邈矣。能弗為之涕焉。甲午乙未年國內無事。聖祖盛王。當意玩好。遊觀西湖紫沉湧翠諸離宮。屢興工作。月三四幸西湖蓮瑞宮。侍侯兵。環列四岸。內臣中幘。服婦人服。於湖邊列肆陳百貨。御舟所至。扈從大臣。仁意泊岸。貿易如市中商旅然。辰坐樂工於鎮國寺。鐘閣。及樹陰石窪中。遥奏細

樂。人間珍禽異獸。古木怪石。盆花小景。撿括無遺。常見
取一榕樹。自江北濟江而來。枝幹槎枒。肖倪雲林懸崖
老樹。根蟠數丈。環一奇兵舁之。上坐數四人。各執鑼劍
節行止。府中隨地點綴。與海濱山陬無異。每秋風夜靜。
禽獸之聲四徹。或中夜喧豗。如飄風驟雨傾巢失所狀。
識者以為不祥之兆。宮監小臣藉端騙吼。偵人家花鳥
佳者。編奉取字于竹籠尾盆間。越宿陰使同輩率吏卒
挐之去。隨以乾沒供奉物八人罪。赫取財物。木石之重
大者。輒撤屋毀垣以出。富厚之家。竭產哀訴。多推石焚花以
避其禍。余家壽昌之河口。前堂植梨一株。高數十丈。花辰香

佳者。編奉取字于竹籠尾盆間。越宿陰使同輩率吏卒
大者。輒撤屋毀垣以出。富厚之家。竭産哀許。多搥石焚花以
避其禍。余家壽昌之河口。前堂植梨一株高數十丈。花辰香
雪繽紛。中堂赤白榴各一株。結子甚美。先恭人並命伐之。蓋
為此也。

京中三十六坊。各有坊長。奉天府尹少尹。兼撫字廉察之任。
率壽昌廣德二縣尉。判分治之。仍以重臣提領四城軍務。分
正副二營。專掌捴防譏察。屋比人稠。多有火患。兼之游貴賭
鬪。無賴遝肰。種種不可枚舉。殆古之所謂陸海也。安王時阮

尚書公沅東政。分二縣為八區。置長區副區。五家為比。二比為閭。各有長。四閭為團。團置管監一。管照二。上隸於區。參掌於提領。蓋倣古人保助扶持之意。而防火防盜。及一切縣賦或以責之。以故縉紳良家。不屑其役。往往委之圜圓光棍。與提領屬校。表裏為奸。受廛之民。不勝其擾。噫生一事不知除一害。詎不信然。

京坊舊例無庸調。計廛為率。不拘官戶雜戶。每歲修旗纛坛。劉宮庭。供藥作。輪番備棍繩鈎鐮竹梯火炬水桶。隨提領官兵、宿直、斥堠、科徭甚繁。大畧無錢不行。徒飽奸僧之腹。雖云扶本抑末。然非太平之良法也。

京坊舊例無庸調計廛為率不拘官户雜户每歲修旗纛坛
劉宮庭供藥作輪番備棍繩鈎鐮竹梯火炬水桶隨提領官
兵宿直斥堠科役甚繁大畧無錢不行徒飽奸儈之腹雖云
扶本抑末然非太平之良法也

中貴左至侯順王特内侍恩王靖難漏網得不死党禁既弛
挾技往来紳宦家狀貌雄毅彷彿國老睟義公而性涉風顛
往往使酒罵座惟袖中出青蚨則喀喀然作鶉鳩笑矣解棄
摩度曲雜技及風鑑術尤善傳神如京郿墅二太妃真容皆
出其手常至余家百值向集先恭人指家長嫂問之答曰婦
人家能戴好哭夫方為中饋終事又問余答曰此子神情舉

止。於尊大大人酷肖。年登周紀。恐不免陟岵之嘆。蓋神授之矣。扣其窮達。曰異日必顯。然殊不似當今人物。當時疑信相半。亦不置之胸臆。景興戊戌先長兄内悼。適年先大夫捐館。又七年而國變。侯之言良不誣也。顧余壯年不偶。作他鄉飄泊人。種種情頭。筆舌不能述。豈星相之說。有不可盡信也。

左至侯常為先大夫傳神。蓋五十時真容也。先大夫題五言排律於其上。余每瞻仰。不禁羹墻之感。憶乎南辰潘公仲藩。以大學士隨軍賛理。一日侯攜潘公行樂圖示先大夫。曰先生核貴門人否。令行將返矣。未幾潘公還。入僉都臺。先大夫參西承。余從遊伦所。一日登臥佛寺。寺在山陂中。前

排律於其上。余每瞻仰。不禁羹墻之感。憶平南辰潘公。仲潘以大學士隨軍贊理。一日侯檇潘公行樂圖示先大夫曰。先

生依貴門人否。今行將返矣。未幾潘公還。入僉都臺。先大夫參西承。余從遊佗所。一日登臥佛寺。寺在山陂中。前堂左右奉獅壇伏龍神二位。中間掛竹簾。簾匝地。砌蓮花數重。花心一石長丈許。巉巖陸離。極力辨認。彷彿如人形仰臥。不知所從來。有云舊為道中閘石。踐之者得病。祈禱輒應。始移今處。建寺奉之。又常遊遠山寺。山去司治。一望高阜童然。無雜樹木。嶺上寺屋數十間。相傳為古鈴大地。登山四顧。遠近村落如盃。喝江遶其東。望之白練一條。由北而西。西而東。

逶迤曲折。紛然、如竹葉點、綴練間者行舟也。磊塊然、如瓜子菴羅子往来於沙中者。行人與村童驅羊也。至今垂三十年。山前風景。猶長在人心目焉。

奉天府二縣。古為國威中路。國威府諸縣為上路。青池上福青威為下路。李陳總称威路。壽昌古為永昌。青威古為清威。青池古為青潭。蓋清字避清王美字減畫。潭字避世尊同音諱改也。而為中路。改奉天下路。青威改屬應天。青池上福改為常州。永昌改壽昌。國史闕而不載。大約自黎興以後。按銳江發源慈廉之兩傍經青威青池南與蘇瀝江合二水中間斷岸尖如鶴嘴。名其邑曰銳江。因以為江號。而中則名曰青

諱改也。而為中路。改奉天下路。青威改屬應天。青池上福改
為常州。永昌改壽昌。國史闕而不載。大約自黎興以後。按銳

江發源慈廉之西僊。經青威青池。南與蘇瀝江合。二水中間
斷岸。尖如鶴嘴。名其邑曰銳江。因以為江號。而中則名曰青
威江。曰青威路。曰青威縣。左右上下青威社皆由此起。又古
江口坊。後改河口。地通珥河。河水分流入蘇瀝江。歲苦頹決。
莫可為計。中興辰渡河口坊津以處北客。啓乞載石堆磯嘴
于上流。水患始殺。沿河南下。漸孕浮沙。人烟湊集。由是太極
東河東閣諸津。坊屋鱗比。而鹹様二灣。及西龍津。迄今為都
會焉。吾洪古為洪路。後改洪州。又分上下二府。余縣裴舍盟

生阮律少遊其邑之寺見一北陶爐底識仁洪府唐安縣裴

舍社阮其功德不知何時物也吾縣與唐豪古合為唐安余

曾問范公貴適詢其沿革世代公亦不得其詳至如花堂原

玉曷社茫村中興之後始為別邑徵之登科錄所載前賢貫

籍槩可想見上福之藥溪古玉環社改稱藥溪從鄉賢阮公

飛鄉別號也先朝狀元阮公直封翁青威人隱居不仕別號

貝溪後亦因為邑號中興間慈廉東鄠延慶寺地中得古鐘

一銘稱涷冷嶺坊延祐寺鐘延慶二年鑄信官宋珍施金一

兩夫願古奧詢之故老有云涷嶺昔瑞香地始析為東鄠若

延祐之為延慶則避真宗諱也鼎革後潘公仲藩撰重修募

貝溪。後亦因為邑號。中興間。慈谿東部延慶寺地中得古鐘

一銘稱涷冷額坊。延祐寺鐘。延慶二年鑄。信官宋珍施金一

兩。文頗古奥。詢之故老。有云涷額乃瑞香地。始析為東部。若

延祐之為延慶。則避眞宗諱也。鼎革後。潘公仲藩撰重修募

文曰。鐘鳴延祐之年。松茂長秋之陰。良有所指云。嘉福杜松

段松陶松范松四社。杜公汪富穀橋記所云四松是也。後避

哲王諱。改稱四林。安邦承宣避英宗諱。改為廣安。新安維新

新福。皆避敬宗御諱。改新為先。宣光道在襄翼帝時稱明光。

令稱宣光。或疑避莫明德年號。然國初太祖皇帝寔錄。已稱

宣光。要之不可考也。嘉興歸化二路。合為興化。承宣。詳見風

俗總錄。清巡在國初為清化。中興從令稱。望江在陳為鎮。屬明為府。改三江。令為三帶府。皆不知始于其年。延河蔡公貴惇博洽宏肆。為儒林領袖。奉使辰曾謁廣西提學朱公佩蓮。朱公問貴國闡朗縣今屬其道。蔡公不能對。反詢之則令延河也。洪德二十一年定天下版圖。高平府四州。隸太原道。中興初明人安揷莫氏于此。分據四十七年。兵爭不息。担米之謠。蓋當時征夫所作也。清康熙間。雲南鎮守平西王吳三桂反。莫氏為之聲援。本朝移谷內地提兵勦之。始別為鎮。命武

公棠進領督鎮。其後相沿。多為文臣之任。與諒山畧同。以其地接雲廣。谷東往復。非文臣不能辨也。他如富良改為富平。

謠。蓋當時征夫所作也。清康熙間。雲南鎮守平西王吳三桂反。莫氏為之聲援。本朝移谷內地。提兵勦之。始別為鎮。命武公榮進領督鎮。其後相沿。多為文臣之任。與諒山畧同。以其地接雲廣。谷東往復。非文臣不能辦也。他如富良改為富平。沱陽改為端雄。摩義改為明義。古藤改為弘化。梁江改為瑞源。清潭改為清漳。清沔改為青沔。細江改為文江。長津改為嘉福。武寧改為武江。清廉改為青廉。神投海門令為平地。大惡海門令名大安。古賢古為縣。而今併為鄰縣。海東古有府。其後直隸鎮司。此類甚繁。不能徧舉。文獻不足。世俗罕傳。好古之士。往往為之三嘆。

古稱為蘭王者香。以其大雅不群。非妖葩淫卉所能擬也。九畹名目。至今不得其詳。姑即余所見。而論。石蘭青蘭不數得。素蘭亦未易購。冬蘭乃古蕙種。而俗稱蕙花。則野蕙草也。惟建蘭一種盛行。花瓣外蒼內白。微帶絳色。鷄舌點點。如鷓鴣斑。名曰玉桂。種種加意珍惜。為之地窖花磁盆。擁以經煅糞土。或擁以舟屑香茗滓覆其根。灌用魚腥宿水。拭翠剪凋。日至數四。抽葉青葱。有高二尺者。每莖至十數花。臨風燃松脂香賞之。辰以葉之長短。花之繁寡相賭。噫豈花之本色哉。殆以肥紅濃艶視蘭。而不以蘭視蘭也。昔靈均行吟澤畔。紉蘭而佩之。夫子停車幽谷。援琴雅歌。嘆蘭之芳花。不見知於世。

至數四。抽葉青葱。有高二尺者。每箭至十數花。臨風欵松脂

香賞之。辰以葉之長短。花之繁寡相賭。噫豈花之本色哉。始

以肥紅濃艷視蘭。而不以蘭視蘭也。昔靈均行吟澤畔。紉蘭而佩之。夫子停車幽谷。援琴雅歌。嘆蘭之芳。花不見知於世。而蘭始以國香名。當辰湘沅江上。竜蒙谷間。雅操幽香。伍於衆草。顧安從得培擁灌漑之助。而結知于大雅哲人耶。況濃爲淡仇。香與臭反。糞土魚腥之穢。雜閙花野草尚不堪之。而謂絕品名花肯燃此逐臭。吾蓋不之信也。若曰糞土既焦。魚腥水久亦無臭。烏能爲香國之仇。則用既敗之氣。以資草木之發生。緣木求魚之愚。當不如是。至如焚香花下。已經笠翁

十

力辨。無庸再拾唾餘茗滓覆盆。則花根常濕。陽氣之所不及。結花遲而香力倍減。惟剔蠹去虫。自不可闕。蓋草木之性。淡者愛靜。香者惡濕。倘種藝稍失其所。使蝝蟊賊之於外。虫蟻伐之於內。葳蕤弱質。能不為其所傷乎。故曰剔蠹去虫。二者不可闕也。然亦有說焉。濃肥者虫蛆之聚。語曰木腐而蠹生。罈腥而蚋集。不惟可以喻大。即栽花種樹之術。亦當如是觀。彼日以糞土擁之。魚腥灌之。而望其虫蠹之不生。吾恐旦旦伐之而不能勝也。余少年多蹇。糊口于四方。不暇留意花草。然每過同人案頭。輒低回花盆竹影間。不能自已。常疑建蘭葉茂而神粗。花繁而味薄。笑曰屈平燕結前身。不應如此。豈古人之論。別有所指。而今人姑借此種為誣案歟。乙卯丙辰

彼日以糞土擁之。魚腥灌之。而望其虫蠹之不生。吾恐旦旦
伐之而不能勝也。余少年多蹇。糊口于四方。不暇留意花草。

然每過同人案頭。輒低回花盆竹影間。不能自止。常疑建蘭
葉茂而神粗。花繁而味薄。笑曰屈平燕結前身。不應如此。豈
古人之論。別有所指。而令人姑借此種為誣案歟。乙卯丙辰
間。偶訪一友。入門香氣蓬勃似蘭花。而俊拔之味勝之。初不
解為某種。及造客堂。見建蘭初放。破盆碗土委置堦墄間。枝
葉離披。長僅五六寸。花小而瓣薄。其色甚淡。芬芳襲人。余乍
挹天香。不覺極口稱道。而主人方以不遑培養。赦赦致辭。余
始悟世人於蘭。賞之於目。而不賞之以鼻。殆亦待花之形。而

非借花之神也。夫瓦盆非山谷之幽。市廛非村落之地。稍安幽靜。便發如許奇香。則湘蘭之佩於靈均。谷蘭之賞於夫子。雅調高風。照映千古。古人豈欺我哉。此可為知者道耳。花草木石之玩。漢辰已有之。歷代相沿。日新月異。金谷輞川綠野平原之勝。至今為天下美談。蓋古人神遊物外。而世教天倫有不容恝。故假叢花拳石以寄高懷。隨地而樹。累塊而山。使榮枯代謝之機。峻拔凌層之狀。時呈露於庭除。户牖間耳。昌嘗物物而致力哉。其後世變既降。人心漸瀉。木之直者。劈劊

而拳曲之石之堅者斧斲而瘦漏之人工愈加天趣愈遠夫

理無不在。即物可以觀人。河上公以道貌淵粹。取重於漢文。而樂廣衛玠。氣爽神清。往往為流輩所稱道。至於刀鋸之餘。

榮枯代謝之機。峻拔凌層之狀。時呈露於庭除。戶牖間耳。曷
嘗拘拘而致力哉。其後世變既降。人心漸偽。木之直者。得則

而拳曲之。石之堅者。斧斲而瘦漏之。人工愈加。天趣愈遠。夫
理無不在。即物可以觀人。河上公以道貌淵粹。取重於漢文。
而樂廣衛玠。氣爽神清。往往為流輩所稱道。至於刀鋸之餘。
駝尪瘻瘤之賤。仁者矜之。不仁者侮之。仁者食之。不仁者擯
斥之。未聞進之几席之間。而樂與之笑談也。獨於玩物。則故
咈其常性。豈理也耶。然亦有可護者。化工造設之妙。物有不
同。如泰山之松。闕里之檜。姑射山之梅。英德洞庭湖之石。新
奇古怪。不可名狀。古人筆之書畫。後人得之傳聞。臥遊不足。

而欲親見之。按圖印本。伎倆日生。曰此肖其家老樹。彼肖其家孫枝。此倣其處懸崖。彼倣其處飛瀑。刻畫模寫。雖失其本真。而嗜古好奇。猶可原也。嘗怪近古之好花石者。卒用臆見。務勝前人。而不悟其反拙。糅木堆石。求類物形。為龍驤為虎伏。為獅子哭天。為麒麟踏地。種種名色。不可徧舉。夫使木石盡如禽獸。則造物母乃技窮。而亦何可玩之有。譬之龍虎驁踞。麒麟吼怒。與夫蛇神牛鬼。環集於一室之中。觀者能不閉目吐舌而悸走哉。而世顧以此相髙。則余之所不解也。

以能問不能。有若無。實若虛。夫禹周皆能澤及天下。顏子雖窮。猶能身傳道統。有功於後世。而顏自處於極卑之地。若此

踞。麒麟吼怒。與夫蛇神牛鬼。環集於一室之中。觀者能不開

書籍所載。如禹聞昌言則拜。周公赤舄几几。自視歉然。顏子

以能問不能。有若無。寔若虛。夫禹周皆能澤及天下。顏子雖

窮。猶能身傳道統。有功於後世。而顧自處於極卑之地。若此

豈矯情飾貌。以于世譽哉。誠謙謙之至。不自知其聖也。近世

之學專事口耳。於修齊治平全不相關。而淺夫俗子。輒昂然

自詡。無論培塿之材。不可以語霄漢。使果然有得。僅足以榮

其身肥其家。廕其尊黨而已矣。烏能致主澤民。以及于斯世

耶。況學術不正。究之于用。必誤天下蒼生。人將督過之不暇。

而何可驕加人也。嘗見拘儒曲士。以末技自鳴。扼腕攘臂於父兄賓友之前。謂公相可立致。及其終身黄馘。則貿貿然惡造物之不平。罪有司之失選。往往形之篇什。甚至斥當世之顯者。以爲皆昏夜乞哀中人。沒齒而不自悟也。不亦可哀乎。

余少孤失學。及長後理舉業。每爲輕薄子所揶揄。追思古人己所不欲之戒。誓心不蹈覆轍。而言行未免尤悔。人或以此疑我。他山之石。敢不奉爲指南。

我越字學自丁黎以前。不可得見。李陳而後。取法宋人。說具

疑我。他山之石。敢不奉爲指南。

安南紀畧。今所可考者。如湧翠塔碑。佛跡山天福寺鐘。刻唐安邦溪三廂周公別業碑。皆筆畫遒勁。至如東華門扁。係李朝御筆。天然雄秀。迥不猶人。而撇捺构挑。已胎南字之祖。大興門扁。乃洪德特製。真楷相雜。古法至此一變。莫延成閭陀國公女莫氏建貝庵寺。磨崖勒銘。字畫鳶頭拖脚。與今南字相似。惟左昂右劣。差爲可恠。想國初及莫辰書法大畧如此。近日順廣字體近之。亦存古人之首也。中興以来。業舉子者。從事古楷。增損訛僞。半失其真。謂之儒字。官府文移。別用南

字。詢其始別。蓋防民間胥偽。故置在文字學。俾習南字。六年一閱。中者充各衙門書寫。然胥偽者類皆胥吏所為。宿弊日滋。官長不能禁也。真草篆隸。久無師傳。間有習之。率用臆見。潦草塗鴉。彷彿畫工之著也。閱之令人掩卷。景興中聖祖盛王。始喜北字。學者稍變南字以逢之。不拘其字其體。只取粗直方勁以合辰賬。有一字而參用篆書之點。隸書之挑。直書之弩勒者。或遇繁畫。輒借草法以通之。謂之對聯字。草書則祖舞劍體。潙捍粗鄙。全無翰墨之致。謂之題詩字。他如真方

之弩勒者。或遇繁畫。輒借草法以通之。謂之對聯字。草書則
祖舜初禮。尚桿祖鄙。全無翰墨之致。謂之題詩字。他如真方
真行。老草嫩草。大篆小篆。古隸古籀。小紀小楷。皆以類推。高
擱及瑶琰筆。以此鳴名于時。後學奉為師法。平居相語曰。此
為瑶先生宗派。彼為琰先生緒餘。侈然自居。前無千古。有問
及古今諸家字體。則茫然不知。夫胥吏之學。務以干世。固不
足言。余竊悲近代士夫之不一留意于此也。古者禮樂射御
書數。並列於學宮。少而習之。長而究之于用。秦漢以下。以書
名世者。代不乏人。漢之蔡邕鍾繇。晉之衛夫人王羲之父子。
遺韻餘風。前漢相繼。唐文皇以萬乘之貴。酷愛飛白。及梁武

帝王逸少諸書。當辰名卿鉅公。如魏徵褚亮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下逮顏柳韓白亦各自名家。有宋三百餘年。先儒輩出。周程張朱眞魏諸子。與夫二蘇黃米墨跡。至今如新。未聞以此而掩其勲、名德業也。我國文献與中土無異、獨於字畫之學。委爲胥吏事。而不一留意者何耶。

余友黃、君希杜。原籍粵東之新會。其大父始來山南萃陽鎮。遂爲南人。性警穎。稗官野乘。涉獵殆遍。兼喜吟詩。後魏三唐宋元明諸名家詩集。經目成誦。嘗咏建蘭云。羅綺叢中曾薦

學。芬菲譜裏獨推王。又云。珍重莫嫌知己少。騷壇久已八千章。客中聞鴈有云。此回若向鄉閭過。爲報秋来菊漸花。可以見其為人矣。幼善行草。得南宮董其昌心印。挺骨縮縮。似不能書。及落紙。姿態嫣然。有桃花帶雨。楊柳拖烟之致。知交識集。雅不知倦。及詢及近辰書體。輒然如也。余家藏蘭亭多寶二帖。石刻本。因出以贈君。君喜曰。此王顏二賢名墨。惜別坊紙墨差不中窾耳。窗下臨摹。愛之不能釋手云。

茗飲之永始。詳見堅瓠諸書。靈陸諸家。迭樹赤幟。至宋始其

鐺鼎瓷器。然大約皆煮泉泛茗。如介甫之品陽羨茶。子瞻之發窯雲龍是已。明清而後。其製精。其用周。毫種松焙。諸色與夫甌壺瓷碗炭火爐銚。無不經營慘淡。而武夷茶成化陽羨砂壺。遂為天下絕品。俗尚辰製。間或不同。亦不出數者而已。至于蒙頂雪牙紅心泉窟。惟中州人士。未得適嘗。蓋未可以臆論也。我國嗜好與中土畧同。余生長景興盛辰。宇內無事。戚里公侯。紳弁子弟。以侈靡相高。一壺一碗之費。至數十金者。每經遊茶肆。黎馬商壆白鐽青趺。從者相屬。閑居對啜。或

戚里公侯。紳弁子弟。以侈靡相高。一壺一碗之貴。至数十金

賭茶候之早晚。或猜市價之低昂。彼愛花香。此喜緩味。傾壺覆碗。指號索名。甚至下定金以購正山。賃高艢而陶新器。種種好尚。可謂極矣。然茶之真趣。豈在是哉。蓋茶之為物。其性介而潔。其臭清而香。風晨月夕之暇。瀹而薦之。與酒陣詩城相為主客。可以醒幽夢。可以浣俗腸。古人尚之。良有也。以近代以降。賞鑒日精。味之稍別。製之稍佳者。類以別之。而爐鼎甌瓷。亦各取其適用。然而删經類譜。識者尚厭其類。若乃味双槍於蠅蚋之場。歃七碗於闤闠之屋。塵囂聒耳。俗慮縈心。

惟宋樹盈甌。古窯奪目。吾不知其眞趣之所在也。茶仙可作。當不以此言為誣。

歲戊午秋。余就館河柳之慶雲村。在京諸生。辰相問遺。雖蔬水不甚裕。而茶品未嘗闕也。慶雲處蘇瀝下流。北接春泥。南臨杜河。黃舍寧。祝紫沉南公諸山。遥拱其西。月盎大盎柳内柳外。皆在指顧之内。地產茘枝美姜。村郭林溪。頗称幽勝。蒙課之暇。輒與鄉表蘇儒生。携爐雲寺。或埜邑西之三層閣。汲泉細瀹。浮雲聚散。野鳥鳴啼。與夫草木之榮謝。行旅之往來。

往往寄諸篇什。館後枕蘇江，循堤北上，至葉溪橋，即村人納涼之所。一夕余偕蘇兄登橋觀漁槎網罟，兩岸影樹參差，波澄月小，偶坐叢談，不覺心神俱爽，荏苒數四年間，余既解館，而蘇兄亦以物化，鉢牧庵所云，山水朋友之樂，造物不輕與人，殆有甚於榮名利祿者，不其然歟。

康熙而後，始以瀹茗代點茶，大器茶碗貴小且薄，取其發香呈味，壺注直則水不留，柈而平則放盞不側，爐底之竅厚而疏，則火性常烈，銚心之土凸而薄，則火氣易通，所謂始粗終

精是已。近代用銅爐銚。製頗工巧。而金火相逼。辰帶焦腥。不若陶瓦之為佳也。然權門富室。懶於自煎。每每委之僮僕。取其易用難毀。不得不代以銅。此固不須贅筆。

景興間蘇州火爐南來。儕爭傳尚。與北炭均為茶容必需之用。近有悟其術者。罨火而炭。摶土而爐。與北製不甚分別。人皆便之。余因慨夫前此柄國者之未常留意于利用前民也。

嘗按內閣版圖。而見我國之山川形勝。視中州不多讓焉。蓋崑崙之脉。入中國者三大幹龍。一循黃河而北。為甘肅山西

山東直隸諸州。一循岷江而東。為川陝河南湖北江右江南閩浙諸州。其一循黑水南流。過吐蕃雲南緬甸河仙放于南海。黑水之西。為吐蕃三佛齊真臘緬甸大食扶餘暹羅高綿西洋諸國。黑水之東。為雲貴湖南兩廣老撾至小崑崙別為少祖入我國。又分三支。右支越沱江。為興化山西山南上驩愛順廣。又散為海中諸山。猶中州之有雲貴一帶。而止于瓊崖也。左支越宣光為高平諒山安邦。又過海為洪潭大人島。猶中州之有甘肅山西。止于登萊也。其中支則自三島山而

下。瀰漫連絡。為太原京北中都海陽山南下處。而昇龍古碑適居其中。猶中州之有川陝河南荊湖諸省也。若夫唱江以經其南。昌江以經其北。而富良大江蜿蜒於南北之間。猶中州之所謂江河淮濟者歟。故曰我國之有中州。其体而微者也。自貉雄啟宇以来。十八子之古樸。東阿氏之忠厚。光順洪德之治教昌明。世代風氣可攷也。蘇忠憲之忠誠。朱文貞之學問。阮忠彥莫挺之之文章。阮廌阮維時之經濟。阮秉謙馮克寬之理學。李翁仲姜公輔之勲業。褚童子董天王之神

奇與夫香積竹林之禅尊。安期范員之道行。山川英秀之氣。鍾為人物。歷歷又可指也。至於珊瑚玳瑁文貝蠙珠之出于海濱。肉桂沉香胡椒薏苡之產于山麓。古法之山藥。超類之荔枝。膠水之香附。鴻嶺之人參。山西之生漆。宣光之禹餘糧。清華乂安之鉄林鉄樺。永頼四岐之綿布。羅溪安泰之綃綺。金銀銅鉄之壙。魚蝦塩鹵之鄉。禽中之孔雀翠羽。獸中之犀角象牙。間有內地之所無者。謀國者能因自然之產。而善用之製作之利。服用之需。較之中州。想亦不甚相遠。況天地氣

運遷轉不常。洪水甫平。兗州之賦最薄。遠至西漢。而關中漕粟。或取給於山東。隋唐之後。地氣漸南。江淮遂為樂國。及宋考亭出於新安。文山出於吉水。明之瓊山剛峯白沙諸子。接於桂廣之郊。今羊城瓊州人文物巧。駸駸與三吳並。而河濟以北。恐未必然。漸為璮裘之域。以事而論。則我國之氣運。又宜易量耶。余嘗欲於羅溪安泰鉢塢竹址及沿山諸社。揀取俊童薙髮。變服雜方北歸。商侶各攜銀幣游客中州。或往虎疁陶窑。或来金陵緞鋪與之居處。習其智巧。兼諸閩浙荆揚

各省。採買茶藥。編察土宜。業成而歸。分授以事。其他服食器用。以此類推。不出十年。可以各精其業。而有其辰無其志。有其志無其辰。天下之事。恐非區區所能僭談也。

地理家諸書。多謂崑崙龍分三幹。一從黃河。一從岷江。一從鴨綠江。以余觀之。江河二幹固是。而鴨綠之說則非也。夫崑崙在中國之西。東出為岷山之龍。南出為黑水之龍。北出為黃河之龍。西出為弱水之龍。載籍籍可考。今截然指為三幹。已見其説之不廣。況黃河自崑崙北流千里。彎抱河湟。而東

至龍門。始南入中國。經華山後北入青齊。逶迤數四千里。而
鴨綠在長白山東南。去石碣河之北。三千餘里。就使其源果
出崑崙。當在河源之西。弱水之北。迂迴西域漢北東夷而後
入海。約經中國西北東三方。計程倍蓰黃河。當為二萬餘里。
漢臣張騫窮河源。衛霍輩深入匈奴。元臣又得河源。經張騫
所未到地。明成祖征漢北。軍行之處。回顧北斗在南。清康熙
中有奉使出口北者。地屆北海。海水結凍。望之一如瓊瑤。若
寒砭骨。不可臨岸。乾隆臣熊主事踏勘西域。周行萬里。凡此

数者。皆不聞過鴨綠西戎北狄諸國譯書。亦無此水名。惟女
眞韃靼朝鮮地有鴨綠江。則此江非出崑崙明矣。近代金元
淸皆以長白爲祖山。業風水者以其龍氣所鍾。能爲中華君
宰。必非尋常枝葉。余度以爲山脉出於崑崙。而水從之耳。因
并及之。

余館慶雲一年。己未之秋。將返京寓。八月十五夕。與慶雲蘇
儒生大益黃儒生。會于村虛之旅館。夜向午。一二相知。從蕖
溪來訪。啜茗細談。河漢無雲。樹影在地。遙望銳江養賢諸邑。

有放飛爆者。流星點點。上下雲霄間。諸君相視大笑。至今思之。未嘗不神往也。

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至矣樂之為德也。稽諸經籍。有六律六呂五聲八音。起於上古。而大備於周。及典籍散亡。漢興。高祖不修文學。叔孫通戚夫人輩。争以淫哇鄙俚之音。逢迎其好。而古樂廢壞。不可復理。然鼓翟之家。各世其業。雖不能尽古人制作之旨。而節族声音。猶未盡變。智慧之士。間有得其緒餘。伯喈焦尾之音。正平漁陽之曲。稽康之廣陵散。桓伊之

三弄笛。至今鱠炙人口。其後學者不得其傳。樂史之後亦寢
失其本領。箜篌之悲憤。琵琶之哀怨。胡笳羯鼓之慷慨激烈。
又從而雜亂之。魏晉之末。氐羌接迹於中原。華夏之聲。僅存
於江左者。再壞于宋齊之疎散。陳梁之淫蕩。隋興合而用之。
至唐始命祖孝孫定雅樂。載於唐志。有六十調八十四聲。畧
五正二變之例。而大食龜玆雜於夷末。仙侶道調涉於鬼神。
其他樂器。胡漢之音相半。再傳之後。武媚娘柔條韋紫雲迴
雨淋鈴諸曲。與夫天竺疎勒之樂。邑鷄屈拓之詞。種種不可

枚舉。而政聲至是無復存矣。降及五季。干戈糜爛。耶律氏假

而剽之。歷代彝章盡為所掠。柴周搜輯未臻太成。宋之太祖

太宗不復留意於樂。後之議者爭辨紛紛。或取信於王笛之

鈿。或偏主於土圭之度。古尺今尺。靡知適從。樂志樂書。皆馳

不一。至於羊角山黍之大小。周元通寶之領圖。胡瑗范鎮之

討究不同。空常漢律之怯誕相襲。搜剔愈失其真。周程張邵

又不獲一試于用。雖有九峯新書之作。識者猶或非之。所謂

聚訟之家。蓋不惟議禮者為然也。我國言語與中國稍殊。李

陳之辰習俗尚質廟庭每奏國樂民亦傳習此樂而各自為
用不能相通先朝洪德間聖宗皇帝天縱聖明當辰大臣如
申仁忠杜潤梁世榮諸公學問諺博接武登朝始講求中州
聲律被之國音分為同文雅樂二署同文主於音律而雅樂
則以人聲為尚皆太常屬僚至於民間之樂置教坊同掌之
雅俗秩然不相參雜然官不世授典故罕存光興之初內殿
徒擁虛器同文雅樂二署惟郊天及朝賀大禮用之樂吏之
子孫多失其業朝廟所奏鏗鍧亂作不復知有腔律而教坊

俗樂。大行於世。郊廟朝賀。下及民間享神。比比皆是。樂工習為淫靡之聲。其所奏腔調。以漸而変。考之洪德禮部。亦多不合。太常久為序遷之官。而教坊則以近習掌之。無能正其誤者。波頹風靡。莫知其所由来。有游心聲律者。反從樂工受業。俳優得志。肆為奇譎。務以駭人咱聞。常見縉紳子弟。頂圓冠曳方屨。周旋樽俎間。而怡聲恭色。求媚賤工。惟恐為其所誚。甚者習其口吻。法其步趨。以自侈于儕輩。彼拂絃按拍执從而侑酒者。方且公然嘲嚱。目無其坐上人。不有作者出而正

之。殆不知其流弊之所止也。
光興以來。同文雅樂所用。有御天大鼓大吹。金竹諸吹。龍笙龍拍。三四七九十五絃琴。笛管单面鼓。薄磔金漆鼓。串錢拍之類。阮公伉登朝辰。曾就二署究其典故。終不可得。故正和會典。於樂官尤為畧。世變然也。
洪德音律。大畧有黃鐘宮。南宮。北宮。大食宮。陽嬌律。陰嬌律。及河南河北八叚錦諸曲。近代教坊所習。黃鐘宮訛為璜宮。大食宮訛為大石。陽嬌訛為嬌楊。河南訛為蛇南。其所謂弾

扎喝層呦樂。則係新增。而誦賦寄詩。又摭取五宮諸調雜就之。全無倫次。至其所謂緜古初者。蓋畧存古教坊腔調。間以新聲。景興以前猶多能為之者。昇華以後。老教坊間或能之。識者或以命諸少艾。輒咋舌退避矣。

國初軍中之樂。有鼓吹騎士。分隸諸衛。及五軍把令官。中興以後。始別為把令隊。掌於王府。諸私人官府所用及民間喪祭。皆把令隊為之。同文樂工。非有特旨者不得用。

唐宋而下。樂之支流。別為輓歌扮戲二種。輓歌者凶肆之徒。

挽轝而歌。率為哀怨悽愴之音。即古薤露蒿里之餘波也。扮戲者。教坊子弟粧演列國三國故事。以侑酒樂賓。即古侏儒優孟之濫觴也。元明之世。惟扮戲盛事。文人才子往往隨事加文。以發泄其牢騷塊磊之氣。如西廂琵琶牡丹亭。及古今諸稗官小說。其類繁多。不能徧舉。我國李辰。有宋道士南來。教國人歌舞戲弄。蓋亦扮戲之類。至今教坊參用為八叚錦。俗音訛為八叚。陳朝國喪奉梓宮歸山陵。士庶觀者填塞宮殿。龍輴不得發。當事者倣古輓歌。為龍吟曲。雜引道路折旋

升降之節。被之聲音。使相告戒。命奄從軍唱之。觀者聚咱。遂引梓宮下船。後世祖之。始為輓歌。每歲盂蘭節。喪家輒集歌者歌之。以侑亡靈。其聲哀思。聞者為之動心。俗名為坊掉倍。景興中業輓歌者。雜用扮戲嘲嘘歌舞。無異戲場。磨經之家侈然以此誇耀。政府官惡其吉凶雜揉。累傳禁戢。幾十餘年。庚戌以来。民間復有是戲。良家子弟。多棄業從之。帢幘衣服。一如婦人。平居無事辰。每曼聲度曲。對客覥然。曾無愧怍。賭鬬淫酖。胥然而生。習俗至此。良可嘆也。

教坊樂器有長笛剖竹為之似匾担長可三數尺每樂工舁集推一老婦擊笛以節衆樂餘以竹笛腰鼓帶琴荻管皆管甲及諸丑末司之竹笛俗名哨與衆樂參奏而不能孤行以工之者少也腰鼓俗名鼙粑磔如小桶而長兩面相應臨奏傳以稲飯始能諧声荻管俗名卷始二者合奏孤行皆可人咱亦有一藝拉塌者帶琴俗名弾帶盖中州三絃琴之流而方底長槽槽門竹徽一十有六視三絃較異管甲登塌以紅巾挂腰際弾之與桃娘唱和隨歌調升降剛柔應聲顧其聲

稍下。不能駕出。人聲耳。桃娘所執有節拍。俗名笪。有串錢拍。俗名笪錢。皆按之以相歌聲。又有单面鼓。俗名鼖弖。鼓製小而且薄。飾以金漆。其聲砰蓬翕闢。陶娘初上及轉折則敲之。大畧諸樂與中土不同。而其高下清濁出八轉合。各備五宮七聲。至於折旋變化。別具移宮換羽之妙。非深於声律。與夫南北習尚之殊。山川風氣之限者。不足以語此焉。余以是知先朝之制作。極深研幾。又未易以輕議也。

宮中之樂。俗稱䦨權。與教坊大同小異。有竹笪。俗名弾拈。製双槌欅之。其聲雜應商角。有鉄絃琴。方折類琵琶。嵌以瑇瑁璪。奏長兼用搊扒。九絃者俗名弾九絃。七絃者俗名弾七絃。

奏率為兒女哭泣之声。唱者輒加嘆賞。夫樂以合禮。致嚴致哀。曲盡其妙。斯已矣。至於声之悲慟。則笛次之嗚咽皆是也。曷不靜而唱之。声之詰屈。則窮民之喑啞。皆是也。曷不登而奏之。而顧求肖于一管。以乱作者制作之初意哉。噫有官守者之不得其職。蓋不止于鼓吹之賤工也。

天地間自然之聲有五。曰宮商角徵羽。與變宮變徵而為七。我國言語音響。與中土不同。然緜声有性靜情精嵩藏臧吹声有僻陰鋪寂卒徂希。大畧亦不出於七聲也。

把令隊有鼓有鐸。又有蜂腰鼓。類腰鼓而一面。尾粗腰細如蜜蜂然。声之輕者為尋。重者為笎。俗因名為轍尋笎。有吹管俗名篥。以荻為之。視教坊荻管較短。承以竹管。旁穿七孔。按七聲。趺用黄銅。或編竹漸次漸大。間飾以漆。蓋古馬上鼓吹之遺。有小吹管。俗名篥小。承管只穿五孔而無趺。俗名篥祖螻。单用荻管而已。大抵廟祀之樂。其聲莊雜。凡迎送灌献以及升降祝嘏。各隨禮意而宣揚之。臨喪則為悽愴之音。其制差不同也。近日業吹管者。争為怪譎。以博世俗之譽。亟禮許

哀。曲盡其妙。斯已矣。至於声之悲慟。則嘗次之。鳴咽皆是也。曷不靜而咱之。声之詰屈。則窮民之喑啞。皆是也。曷不登而

為方桶。上寬下殺彷彿古木柷狀面排竹片鱗比如床笫然。双槌櫟之。其聲雜應商角。有鉄絃琴。方折類瑟。嵌以瑇瑁琿瑈。奏辰兼用撥扒。九絃者俗名弾九絃。七絃者俗名弾七絃。有箏似鉄絃琴。絙絲一十五。撥以銀甲。或用蘆花穗切之。並與象樂參為八音。寔非古之八音也。宮中歌聲纖麗。婉轉視教坊差雜。然其音律亦不甚相左云。

古琴一種。我國惟陳特阮士固能之。其鼓琴則先剪絃頭緊紫。而後八曲。大畧槩可想見云。

朱子訓禮字。以為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蓋凡人倫日用動而有則者。聖人次第而品式之。莫非天理之所在。非故為是繁縟。使人之難曉也。中古以降。世變風移。因辰為政者。準古沿今。使之不悖於道。於是節目日繁。講求不得其説。甚至目為聚訟之家。朱子始集輯士庶所需之禮。為冠昏葬祭四篇。合通禮而五。為説明易。迥出諸家。其不及於朝廷郊廟者。良以經典具存。不敢議禮自居也。我越自內屬。辰循用漢禮。久而寖失其真。釋老西洋之教。又從而雜亂之。而禮遂紊矣。

冠禮久廢不行。長幼老少又不甚分明。平居交際。率以分相加。忿爭仇怨。多由此起。有年未弱齡。輒竄於黃鮐之列。有歲

有國家者茍置之不講將以為政不其難乎

冠禮久廢不行長幼老少又不甚分明平居交際率以分相加忿爭仇怨多由此起有年未弱齡輒齒於黃鮐之列有歲在髫齔妄躋於成立之班簪笏之間以早晚而淩長行戚里之家以子侄而臣諸父乃以至壽同樗櫟謾加倨於國人品在等吏卻自高於儕輩謬雜相習莫知適從欲有以易之非反其本不可也或曰冠禮必用三加令國俗推髻緇布巾竟為虛設幅巾亦不常用幞頭非仕宦中人不得戴之女子久

從無簪髻之飾。子欲復之。余恐艴然之笑。不徒見于唐人也。是不然。古者男女年適子卅。於是乎冠之笄之。而責之以成人之道。三加之服。曰緇布冠。曰弁曰冕。至宋爲緇布冠。爲幅巾。爲幞頭。蓋取其禮。非必拘其制也。我國無緇布冠。而色頂亦所以斂髮。或辰戴幅巾。幞頭非未仕者所宜。而丁字帽皆可通用。豈古弁冕可變爲宋之幅巾幞頭。而不可爲今之色頂丁字帽乎。至于女子從無簪笄。而羅巾釵鈿。通爲首飾。則有志於執禮。師其意而不泥其文。斯亦可也。雖然此特爲士

庥之好古者言之。若夫英君賢佐。得辰大行。則又非常情俗會之所能限也。

近代禮學不講。惟登鄉薦者。始從座師演習拜跪儀節。其餘畧不經意。嘗見縉紳子弟。容貌韶秀。服飾高華。及加冠委佩攝祭酬賓。則舉止失措。縮縮然如新婦見公姑。不免貽笑世俗。有欲反之者。輒矯情飾偽。謔浪嘲笑。以亂其真。而不知莊情遣以欲。蓋而彌彰矣。禮其可不學乎。

古者束髮于頂。以緇布冠固之。故弁之笄。冕之桶。冠巾之重

臺。皆為藏髮之地。我國散髮而戴冠。於義無所取。然變俗移風。非王者之必世而後仁不能也。

婦人古有冠髮。我國只用羅巾歛髮。其見尊長。則散垂為敬。顯宗辰宮人始戴側髻冠。其製圓而重臺。惟常侍辰戴之。至于奏樂。仍用圓樣丁字。與王府侍嬪無異。外庭命婦則未定制云。

丁先皇始製四方平定巾。其制方而平頂。以皮為之。盖軍裝也。後世變為六稜。而殺其上。製用紗漆。是為祭服。曰平頂帽。

泰闇阮相公沆。再加區別。平頂帽。自公相下至吏士。各以制之高低為等級。而御服則以金線別之。丁字帽分而為三圓

制云

丁先皇始製四方平定巾。其制方而平頂。以皮為之。盖軍裝

又頫方為圓。折直為曲。為朝侍通用之冠。曰丁字帽。正和保泰閣阮相公沆。再加區別。平頂帽。自公相下。至吏士。各以制之高低為等級。而御服則以金線別之。丁字帽分而為三。圓体平頂。織用馬尾者為上。銷金飾額。微示等差。皇上燕閒及皇子王子常侍視事之戴。六稜而頂凹。製用南紗者。為内監常侍視事之服。体圓縮縫。製用青吉布者。為士庶吏軍通用。辰遇國卹。則大臣常侍視事。亦戴之。其体各不同也。

幞頭巾。盖古人燕居之服。見溫公獨樂園行樂園圖。明太祖

既滅胡元。倣古制定。始為文臣大朝之冠。或稱為進賢冠。其寔非也。康熙二十一年。阮相公沆北使。訪求故明典憲回國典定章服。與雲錦圓領。遂為文武大朝之服。若常侍視事。則文用凉巾。武用燕尾巾。則阮公所製也。

余少辰見前輩燕居。常戴馬尾包頂。其製圓而頂平。高一寸許。或戴八仙巾。士庶之家。則八仙巾皆公服也。八仙巾用玄緞或紗縰。頂平。上裁菊瓣。数重相襲。周圍襞褶。如古之竹冠横帶勒額。垂其末于腦後。及兩耳有垂襜。蓋倣包頂而加文

昏禮自庖羲以來。群聖相因。其制大備。詳見儀禮禮記諸書。文公集而約之。畧財幣而重聘。六禮之設。名数雖繁。而中人

也。幅巾製用方巾。折摺為之。詳見家禮。

昏禮自庖羲以来。群聖相因。其制大備。詳見儀禮禮記諸書。文公集而約之。畧財幣而重聘。六禮之設。名数雖繁。而中人以下。皆其力所能任也。我國自王公卿相至于士庶之家。惟行問名。納聘。親迎。三禮。大槩以銀幣為主。儀服次之。而擇配論德之意。罕有存者。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吁可慨矣。古者男家發聘。女家復書。而周旋於其間者媒氏而已。今之俗則不然。自初婚至于成禮。男家則

舉族而行。而之子于歸。家女亦舉族而往。儀幣服食。取美目前。有婚嫁未完。而田產盡傾者。夫嫁女之家。三日不滅燭。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古人于人倫之本。風化之原。務使不失其正斯已矣。豈可從為耳目觀乎。儷皮之後。至周始有婚書。後世又有庚帖。蓋即問名後書之遺体。而加之。亦古人待衰世之意也。

我國無書帖。有攔街。捨禮數而用錢粮。已為可鄙。況輕重多寡。民俗靡常。兼之閭巷兒童。遮道要索。至有停輿鬨說。質物之不得其說。及讀奠明德辰詔書。始知蘭佳舊為攔街。近世訛傳失真。而官府行下辰亦用之。不覺啞然大笑。

取途甚非盛世之所宜有也。余常疑蘭佳二字。全無意義求之不得其說。及讀莫明德辰詔書。始知蘭佳舊為攔街。近世訛傳失真。而官府行下辰亦用之。不覺啞然大笑。

禮內兄弟不得為婚姻。太真玉鏡臺。蓋晉人禮數之崩弛。非可以為常也。內兄弟即中表親。我國姑舅兩姨之子。亦不通婚。惟舅子姑孫得相嫁娶。俗諺傳為美談。然姻婭往還。稱謂每相低悟。夫婚禮以正人倫。而輒先乱其外家之昭穆。是豈大雅君子之所忽聞乎。

近世昏禮有停喪行聘者。最為傷倫。已經昔賢力辨。至于聘財不足。交契為婿。或亦以興訟。是於論財之中。更進一步。庸非夷虜之罪人也乎。

古無女子承家之禮。故中堂命醮。便作別離。三月歸寧。義無再往。儀禮承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服。昔賢註疏以男子出繼。女子出嫁。其為父母服。與為父後者為其母當之。正謂此也。

我國有無男用女之例。不知始于何辰。夫分內外為二尊則無統。合親疎而並祀則亂常。況世次漸遷。恩情愈薄。或未滿

稱祖。徒使二本之教。越千載而後行。而非類之歆。強鬼神於所不當祭。仁人君子能不為之動心乎。此大宋無後小宗繼

四代。而就食於無服之曾玄。或別有尊親。而附祭于異姓之禰祖。徒使二本之教。越千載而復行。而非類之歆。強鬼神於所不當祭。仁人君子能不為之動心乎。此大宋無後小宋繼之。古人所以諄勤於繼絕之義哉。非為無女而言也。常見近代之女婿。外孫。折田分産。務勝於近親。及制服則必循常禮。奉神則偏殺外家。甚至貿怨啓爭。相率以充貪官之橐槖。雖持心近厚。如許桓夫人之唁衛侯。秦康公之送晋文公者。間有其人。而末俗日趨。其弊殆不勝言哉。矣。

衰世昏俗不可屈指。余少長見無賴子弟。有先娶寡婦。而後并納其女者。此風始於景興末年。其後縉紳之士。亦或效尤。夫妻之女子。非子行乎。禮繼父同居者。服期年。其爲後世慮者。至矣。當事者顧恬然而不之問。敗禮傷化。殆莫甚焉。余謂繼父娶前夫之女。當以乱淫無別罪之。即飼獸污宮。亦不爲過也。

我國郊壇。始於李氏先朝中興。再加修葺。正中昭事殿甚約高一丈。石欄石陛。彫刻工巧。內砌石臺。令奉昊天上帝后土星宿際地神祇。歷代帝王。分列從祀。第一門外。皇上更服大次在其左。出第二門。折而東南。經王上檯御次。至第三門門

皇地祇。次左右丞相堂。左右兩廊。奉大明夜明之神。及周天星宿際地神祇。歷代帝王。分列從祀。第一門外。皇上更服大次在其左。出第二門。折而東南。經王上權御次。至第三門門外。對構七楹。則節制府扈從之所也。李陳郊祀之制。令不可考。先朝於春旦三日內。蠲吉郊天。中興以後。政歸王府。內殿徒擁虛器。惟春首謁郊。與會試御講武殿。畧備鹵簿威儀。都人傳為盛事。首例南郊奉事一百四十五貫五陌五十四文。戶部領在戶番。付司禮監承諭為備辦。帝祇位前有三才齋

品。及芭蕉菓食。左右殿廊。以次降殺。無牲玉燎瘞之儀。至日設皇上拜位於殿。御道中。王上位在御道之左。稍次節制位。又次之。二品以上。在第一門外。三品第二門外。其礼止於上香宣奏前後八拜。可謂畧矣。聖祖盛王。既登政府。郊天不復陪祀。暨大行皇太后升遐。皇上亮陰。遂命首揆阮公。倪代行。次年盛王親自攝祭。既兩年穀不登。寇盜竊發。天下往往以此怨咎。亦可見人心之未去也。西山據國辰。設北城鎮於東京。即敬天殿。爲返望臺。西南郊遂爲雩禜之所。歲遇亢旱。則

門外。鹵莽滅裂。殆無足言。辛酉之夏。西山少主棄富春北走升北城爲北京。築圜丘於椰市門外。甃方澤於西湖。以冬夏

鎮撫大員。集教坊把令於此祈雨。或舁四法仸像暴之。第三門外。鹵莽滅裂。殆無足言。辛酉之夏。西山少主棄富春北走。并北城為北京。築圜丘於椰市門外。鑿方澤於西湖。以冬夏二至。分祀天地。而南郊昭事殿。則倣中朝正大光明殿。仍為祈禱告謁之地。及改元告謝。俯首而冠免。人以此卜其亡云。南郊第三門內。有椰杏公主祠。磚屋方廣尋丈。横據御道。詢諸皂隸。則鼎革後。郊殿盟宇。及四旁業巫覡者。始為之。謂云帝女朝天待漏之所。其說迂鄙不經可笑。第二門右側一樹。

己酉庚戌間并出一菌。其大如盤。仰而望之。文理堅密。久而不萎。傳爲穀神所附。道旁廢井。丙午春。青火浮于水面。高數尺許。三日不滅云。

古人以江河之推移。譬世故之遷變。竊謂風俗亦然。余少當景興辰。俗尚猶厚。平居交際。循循然有敦讓風。一有不善。輒恐爲人所知。至於戚宦貴遊無賴子弟。亦未敢公然肆行。其或不循經制。良家父老。輒陰攀爲子弟戒。鄉黨聚會。及親戚宴飲。惟年登耆艾以上者與焉。幼壯以下。強邀與偕。每逡巡

徵歌以侑神。殽饌纏頭不甚奢侈。有稍過之者。群共非笑之。曰此非前人成例也。親友過從。非大禮及上賓不宰鵝鴨。北

畏縮有事商確年位尊者裁之餘則拱咱而已春秋祈報或徵歌以侑神。殽饌纏頭不甚奢侈。有稍過之者。群共非笑之。曰此非前人成例也。親友過從。非大禮及上賓不宰鵝鴨。比茶價賤。而好之亦寡。惟權門世族乃有之。接賓酒用小琖。似拇指大。數盃即止。過此則目為沉酣。聞諸前輩談及龍德永祐之前。以此為渾厚較勝。惜余未及見也。自盛王寢疾。糺政日滋。戚里之家下。及遊蕩子弟。爭為詼詭以相勝。什器之中。規矩者易而歪窳之。服用之有軌度者。變而增損之。交接酬

酢飲食起居。凡事之閑於節文度數者。必從而矯揉溷乱之。日異月新。傳相慕尚。有堅立不回者。怒加訕笑。甚乃擠陷之傾覆之。而習俗浇矣。

余八九歲辰。見老者多戴奄殼笠。俗名⿱⺮嫩卒蝌 或三江笠。俗名⿱⺮嫩三江 官家子與監校諸生。戴方斗大笠。俗名⿱⺮嫩⿱艹号 官家內眷年高者。戴古洲笠。俗名⿱⺮嫩欖 中年及少者。戴蓮葉笠。俗名⿱⺮嫩⿱艹号蓮 京城士庶男婦。通戴古洲笠。戴小蓮葉笠。俗名⿱⺮嫩汝困 村邑男婦。戴春雷小笠。俗名⿱⺮嫩壽駝 軍士戴捍笠。俗名⿱⺮嫩捍⿱⺮業 廝養及軍人婦女。戴圓斗笠。俗名戴古洲笠加藤綫。惟權門勢戶衰者。戴笱面笠以自別。至如清乂二處。通戴圓萁笠。俗名⿱⺮嫩乂 外鎮蠻儂。通戴尖光斗簪笠。形如

巑枯僧道戴笱面笠。俗名巑栖蘆喪家戴春雷大笠。俗名巑及期功以下。戴古洲笠加藤縷。惟權門勢户喪者。戴笱面笠以自別。至如清以二處。通戴圓箕笠。俗名巑又外鎮蠻儂。通戴尖光斗箬笠。形如巑枯麻尖項。山朋舖松安。與四政不同。壬寅癸卯年。三府兵乱。挾功肆行。人多戴圓箕笠以混之。輾轉成俗。丙午國變。復捨圓箕。而笱面有期功緦服者。以素縷別之。在村塢則做竈殼之制。而殺其工。謂之酸皮笠。俗名巑舖柏。其戴春雷小笠者。間或有之。而竈殼三江方斗圓斗古洲蓮葉捍笠。不復見矣。

首倒士庶以下。公事服青吉衣。平居服緇衣。村塢小民則服布索。近来通服青吉衣。而緇布二色。鮮有服者。首倒青吉衣以火明為上。微明次之。賤者用葵色。名襖味鯪又次之。倘遇國恤。則王公卿士皆服葵色。近来不拘貴賤。皆以葵色為尚。而火明微明。妾為樸魯而不用矣。首倒喪者平居服粗布。戴笠散髮掩口而行。有事於公庭者。著葵色青吉衣。事迄返初服。近来雖無公事。亦嘗著葵色衣。却笠推髻。談笑於街衢。略無愧怍之色矣。首倒有期功服以下者。衣素散髮終其日。不與人席内室。略示微異而已。若夫良家之裔。棄素業而遨遊。戚碗之童。挾門閭而倨傲。双槍七碗。辨味適於輿脣。方丈盈樽。常

家宴飲迎来公然吉服群飲聚食與常人同有畧存羞惡移席内室畧示微異而已若夫良家之裔棄素業而遨遊戚碗之童挾門閭而倨傲双槍七碗辨味適於輿胥方丈盈樽常奉過於喪祭親戚勸酬則童卝蹣躋而耆耄不敢斥其妄閭里會飲則鬌亂群吠而尊長不能司其成康色低聲乞憐於下賤而畏唱優之訕者甚於月旦之評傾橐倒槖取美於目前而充歌筵之贈者倍於牲盛之奉甚至退居林下者喪心於弄筆而习風輿儼然堂上者眯目於苞苴而貪風起期孟

姜於河上。不耻滛奔。樂商客於王門。竟為冠蓋。風俗至此。可
謂極矣。雖江河之推移。豈能盡肖其狀哉。
阮君堯明名俊。余忘年友也。長余一十九歲。原籍下洪之長
津。新華後僑居壽昌鼓舞。少舉於邑庠郡庠。戊申之秋。署篆
水棠。未幾解綬而返。為人沉靜喜散誕風流。辰出入權要間。
而酒楂茶甌。尤喜與韋布儒流共晨夕。歳在壬子始識余。與
黄君希杜過從往来無間。希杜與堯明對門。而余客太極亦
不甚相遠。每暇輒集於堯明內室。下簾細話。科頭跣足。如家

當世。而希杜以巨家子遭變蕩産。由慈陽鎮来京。値世故方
殷。亦不留意家人産業。故常與堯明遊。一日偕相知數人賞

人兄弟。八夜則布几庭前。煮茶泛月。辰余落魄故京。無志於當世。而希杜以巨家子遭變蕩産。由益陽鎮来京。值世故方殷。亦不留意家人産業。故常與堯明遊。一日偕相知數人。賞蘭南榮。頃之新月初上。相顧而笑。遂訂蘭社譜。月夕風晨。往来尤數。堯明辰內悼。一女髮纔及肩。依依膝下。嘗得硃砂淡紅鶴翎鷄爪諸菊。蓓蕾半含。秋色艷目。堯明命仆分藝庭除。余與希杜適在坐。見小女汲水澆灌。余戲成一絶句云。倚檻課童分菊種。可知陶令昔生涯。垂髫却解人深意。繞砌攜壺

學灘花。既而席地中庭。携爐啜茗。聞長空鴈声。希杜作鴈詩。轉眼八九年間。克明落魄北河。希杜食貧京邸。而余蹤迹飄浮。回想平生。始知相聚之不數得也。

克明蘭盆開辰。余與希杜各有詩。送粵東閑君天池評閱。希杜最為壇場。余詩有曰。鷄舌半含紅點點。雀翎初間綠依依。及嬌如燕。姑餘香在。恨寄靈均雅調稀之句。亦頗為天池鑒賞。

首例倡優末技。不得游學校。仕正途。初意良善。惜無雋異登進之路。以收不群之才。自祿溪侯以伶官子。不得應舉。委贄

張國母田樂籍供奉。入晋光王。即誕僖祖仁王。亞旅卞長官。後得寵於僖祖。教坊諸姓。始得與良家齒。其後大科顯官。或

河南。當事者始悔蒐羅之不廣。然未公然弛其禁也。暨如京。張國母田樂籍供奉。入晉光王。即誕僖祖仁王。亜旅卞長官。復得寵於僖祖。教坊諸姓。始得與良家齒。其後大科顯官。或由此出。士大夫之與習。而優孟之家。亦自忘其世矣。世運風俗。可於此覘焉。

我國帯琴及箏為絲音。大畧惟性静情精四声。又假借為嵩臓藏三声。七者互為主客而已。近代始尚月琹。蓋古胡琹。一名阮咸。以四上合尺五工六仕凡諸音。配七声。十二律詳見

九峯新樂書。然南北殊風。工之者少。景興中內殿供奉管仙右隊阮廷滌。變為南音。畧可人咱。然清濁雜査。全無腔調。安泰武君支桐亦好月琴。始學北調。既解音節。信手彈為南音。參考琴箏南譜。剛柔婉轉。心手相應。乃知声音之類。無不可相通者。

阮公宗理為乂安督視。初到任。有仁魚死於海岸。長百餘尺。濶稱是。地方以告。公偕同僚往為文以祭之。後數年。有童子容貌韶秀。年可十四五。著儒衣詣門。問阮兄宗理在衙否。閽

者斥之曰。乳臭子觸慢長官。不去鞭朴將及之矣。何問為童拂衣笑曰。吾憶故人。不憚返訪。無已當自去。不消如此張皇。閽者異之。聞於公。公具冠帶出肅容。童子已去遠矣。命衙從追請之。若要乃返。坐定笑謂公曰。別来久憶。兄獨不念故人耶。公謝不敏。設酒談叙。童子喟然曰。弟與兄俱從仙曺謫降。兄八世遂叨科甲。猶不甚失本来面目。弟自得譴。混迹禽魚。紅塵苦海。徒令人悶悶耳。公請其詳。童子曰。余初謫為百舌鳥。性慧而善鳴。都城遊冶子以重價購得之。晨夕玩弄。不譬

拱璧。如此十餘年。思脫皮毛。未得其業。一日開籠縱浴。辰主人方瀹茗款客。砂壺瓷碗約值百餘金。余躍上客筵。跳舞跳躑。拌盞粉碎。主人陡怒。操烟筒斃之。上帝以其謫限未滿。復降世為海中仁魚。凡三年。忿不勝辱。乘海潮登岸。暴鱗自斃。辰兄偕同官往祭幽顯異路。不能一談。及讀祭文。妙思靈機。殊增健羨。嗣蒙上帝准滿謫期。咱於山谷潛修。仍補前職。令當回朝帝所。故來與故人一別。他日相會於紫府清都。想不遠矣。公因留宿。密問前程。其語多不外泄。以早辭別。公具衣

景興甲午先大夫從西承。歸居河口坊宅。辰天下承平。比歲豐稔。市廛閭物價甚賤。瓷甆二枚。值錢一文。南茶二大碗芙

冠送之。出門不見。公未幾卒於任。（仁魚俗名亨翁鵞。）

景興甲午先大夫從西承。歸居河口坊宅。辰天下承平。比歲豊稔。市廛間物價甚賤。盌糍二枚。值錢一文。南茶二大碗芙蔄二口。值亦如之。有不甚渴者。輒以一錢買茶一大碗。芙蔄一口點心。飯店儘量而食。不過十數錢。延興同樂二坊之間。有成衣鋪。每月初一日初六十十十四十五二十一二十六三十等日。白馬墟期衣鋪。最爲喧閙。遊胠之徒。乘間剽竊。或摸手客袖。掐其所有。或故爲喧擠割截衣幅。搬取行貨。或喧傳

象逸篤風。列肆與途人擁擠趍避。貨物狼藉。及知其誕。則偷兒已厭其欲矣。一日有絲輿停於東閣銀舖門前。婢僕騶從如雲。採買紋銀。估價未定。輿中人命傳姆捧銀色數十錠回衙呈相公閱點。店主不之疑也。既而婢僕漸少。轎夫亦四散。日向暮不見傳姆還報。店主始就輿前索銀。則一老盲丐卓紅綃坐輿中。茫然不知所言。輿故而敝。約沽不過十數緡。四下尋覓。茫然無影響。此類甚多。不能徧舉。奸鄙伎倆誠爲可笑。然亦足以見昇平之盛事也。

及會試中格其公者。是其所知。主人問新貴人年貌貫籍。嫗其言其詳。且言貴人家故貧。中饋尚虛。庭試届期。不知錦旋

景興壬辰會試四場畢。有一嫗詣東河庯庯一巨室閒話。道及會試中格某公者。是其所知。主人問新貴人年貌貫籍。嫗具言其詳。且言貴人家故貧。中饋尚虛。庭試屆期。不知錦旋日作如何措置。主人不覺心動。對嫗言其有女室頗不陋。姆倘能作合。錦旋之費。當不煩貴人掛慮也。嫗故難之。往復數四。已而要貴人詣巨室相女。主人留貴人宿。夜出其女見。嫗慫慂主人命女伴貴人寢。訂賜第後成婚。明早辭去。餽遺頗豐。主人粧其女候親迎。及傳臚賜宴。杳不見嫗來。主人命家

僮徧訪諸新貴。皆非曩日留宿人。始知為其所騙。懊恨而已。此事喧傳都城。聞者以為笑話。夫騙術固神。然非巨室之涎慕新貴。歆要非分之福者。亦何亦售其術哉。

懋軒先生。以景興辛未閏五月生。其斗數吉星湊會。兼數貴格。蓋不易得也。先仲兄嘗言先大夫閱先生斗數。謂潘生名壽不兩立。掇大科則減算。享遐齡則減名。己酉之歲。先生得疾。余嘗舉此言勸慰。乃先生名止於鄉元。壽止於知命。二者不相短長。余亦不解所以。庚戌歲余嘗夢見文亭榜見鐫未不記。及覺嘗以聞諸先生。辰監生鄭君公權没已久。不知其何意也。

填。金優中一名鄭公權。中項一名潘輝璐。其次中項次取多
不記。及覺嘗以聞諸先生。辰監生鄭君公權没已久。不知其
何意也。
維先壽枺監生阮先鎣鼎華後。村居授徒。敞屋五間。東房為
長子先拔室。西房為先拔之弟室。中間三楹。則監生老夫婦。
與其母居焉。先拔有室久。而琴瑟不調。其歸寧每累月。先拔
就館於潢江之小邑。歲辰歸省。在室者無幾。其婦或於背人
處對其夫。監生夫婦亦未如之何也。辛酉歲先拔第既胥。夫

婦頗相得。一日於其室洋允拔之褻衣。出以歸其兄。監生心疑也。屏人召允拔責以整冠納履之嫌。允拔力白其無。而苦無證。鬱鬱得心疾。舉止言語迷惘不常。一日謂其内。歷訴苦衷。且言將以死自白。内斥其妄。次日早辞其父如館。出邑旁蔡舍渡。就所知家借刀。所知者以其顛也。不之借。乃咬食指。以竹簽染指血。大書於江邊木綿樹曰。人莫予知柱斷腸。此冤須訴與雲長。已而喚渡。至于中流。返舟而躍。舟子撈之不及。聞諸其父。偹水居户搜覔。日暮得於江心深處。盤膝而生。

冤須許與雲長已而喚渡至于中流返舟而躍舟子撈之不
及聞諸其父。傭水居戶僂覓。日暮得於江心深處。盤膝而坐。

而面色如生。惟右手食指頭支碎。監生號哭藁葬之。樹上血書字可掌大。待日成絳紅色。居人恐驚動。官府刷洗之。久之乃淨。余聞而異之。後遇黎舍李司講公長子。細詢之。與所聞合。知其故。則曰弟舍之褻衣。或云弟婦誤挾之。或云是先拔之婦所爲。皆不知其然否也。夫世之義冠博帶危坐濶步口聖賢之書。寓簪紳之列者。不少矣。平居無事。觧不以道學自任。名教自居。及其事變之來。處得喪而臨死生。往往進退周章。失其所據。先拔一幼學少年子耳。乃不忍中冓之污而喪身

於江魚之腹。人豈易量乎哉。

李朝有三教科。太學生科。亦有進士之科。登薦之途不一。至陳亦然。惟進士科得人。視諸科為最。先朝洪德以後。專以進士為科。掄才大典。莫氏因之。中興二百年間。登是科者。以清流自居。其他文武才畧。致身公相。亦不為清流所重。世變然也。中興初馮公克寬。參幄號功臣。敭歷部寺。且屈身場屋。以一第為榮。而梁公有慶。勳業文章。與馮公伯仲。獨以在莫見抑於禮圍。不肯入庭試。及臨先朝。歷官清要。体貌既尊。弗屑

梁氏家譜。及諸名家私集。則梁公之勳名。將與尸位具臣者。同其淪泯矣。其後慕澤武公惟志。青林阮公廷派。皆一辰名

一第爲榮。而梁公有慶勳業文章與馮公伯仲。獨以在莫見
柳於禮闈。不肯八庭試。及臨先朝。歷官清要。体貌既尊。弗屑

與舉子家較勝。执史筆者。以其非科目中人。畧而不備。非有梁氏家譜。及諸名家私集。則梁公之勳名。將與尸位具臣者。同其淪泆矣。其後慕澤武公惟志青林阮公廷派皆一辰名臣。考之於史。莫能得其梗槩。蔡籍之士。積習相沿。漸有唐宋清流之弊。景興初吴公時仕文名大噪。甚為當路者所忌。會試考官暗中搜索稍涉近似者。輙相語曰。此時仕口吻也。極力而擯斥之。毅祖知其故。揭事既畢。輙命取吴公落卷親閲之。考官多被黜罰。竟不能止。丙戌科吴公得浅濿病。八第四

場。草草完卷。考官閱之。曰此卷令文達練。先爲會家。然文氣頗弱。當非時仕所爲。及閱阮公伯賜卷。曰此卷俊贍譽頗似時仕。然令文不足。辰仕必不爲此。疑不能辨。吳公遂領會元。靖王總政辰。范公攜謙以文學結主知。少年挾氣取忤於辰。禮圍之見斥。亦與吳公類。晚歲學日邃。所爲文章。必痛改前習。己亥盛科改名阮攸。第二場。一卷語頗馳騁。考官相賀曰。攜謙在是矣。則相與疵謫而黜之。及榜出。而公名固不在也。第三場一卷。亦以疑見斥。而范公卷無恙。第四場范公阮攸

范公卷第一。阮公伯賜獨指鄭田范公卷。曰此卷簡古深奥。非老師宿儒不能及。進讀王府。鄭田公首是科。而華堂公次

文醇而簡。范公貴適則汪洋大肆。氣格不同。內場官擬荃堂范公卷第一。阮公伯賜獨指鄭田范公卷。曰此卷簡古深奧。非老師宿儒不能及。進讀王府。鄭田公首是科。而荃堂公次之。果如阮公所料。文亭榜出。阮公頓足曰。科甲固有命。不可以人力爭也。蓋前此諸科。鄭田公見黜。阮公之力居多。至此獨執鄭田公卷為首選。造化之戲弄。亦可謂巧矣。世傳盛美正妃之弟茂珽。由鄉科起家。妃欲廁之紳錄。及會試寖囑弥封吏撰号。茂珽卷必以其字為誌。又屬內場官加意培植。或

劣不可取。待有旨博訪。當以此號進呈。第四場畢。試卷進呈。茂挺卷不在其列。妃請於王曰。衡尺限人。恐或未廣。請博取諸儲蓄諸卷呈覽。咱妾信手掣取。以廣數求。王重違其意許之。妃掣得一卷。則所裁其号也。退命宮監以其事告茂挺。預以為賀。及掣弥封寫中榜。則武公輝挺也。妃怪之。以問弥封吏。吏對受囑辰。心緒悖乱。記憶不清。遠至弥封。猛憶妃旨所囑挺字。遂將此卷填作其字。初不知其誤也。妃不覺驚嘆。聞黃公五福掌府辰。一事與此畧同。惜不得其姓名云。

嚼斑字。遂將此卷填作其字。初不知其誤也。妃不覺驚嘆。聞
當公五福掌府辰。一事與此畧同。惜不得其姓名云。

蓮池武公櫛。少辰甚慧。盡日咿唔。終得中景紙一張。攻苦不輟。遂以文章名于時。然文思頗澁。恒若日力不足。戊辰會試第四場題目。皆所素講。而簷晷不給。及暮納卷而出。至寓解裝。則誤納草藁。而印卷固在囊中矣。嘆恨不置。姑取日間所為文。加工磨練。書于印卷。天將曙。文成而寢。向午睡覺。搜諸篋。則印卷不見。心頭恍亂。懼禮部催取印卷。無以應命。徬徨累日。榜既出。喧傳蓮池武櫛登會元。公不之信。詣廣文亭視之。果然。且喜且愕。不解其故。或傳公家三世不養猫。故待此

報。未知是否。

萊石公阮僴。採花公佳之第也。壬辰會試四場畢。納卷而出。

採花公索閱草卷。始知誤留印卷。是夜乃加修削。及早袖卷

及百金。徘徊試場門外。不知所謀。日向申。一武弁問君何事。

徬徨以實告。或能分憂。公以實對。弁欣然曰。此易事也。其請

爲公任之。受卷返金。且屬公曰。出榜後加蒙見念。當訪同春

坊其家。一訪足矣。何以金爲。言訖而去。已而果列中格。往同

春訪之。則隨號其員。死已百餘日矣。公始知鬼神之助。既登

坊其家一訪足矣。何以金爲。言訖而去。已而果列中格。往同

眷訪之。則隨號其員。死已百餘日矣。公始知鬼神之助。既登

仕路。辰卯其家云。

己亥盛科會試前。有夢八殿庭。見傳臚新科進士。至十五名吳暹。執簿諸員相語曰。此名學問雖不甚優。而福德可取也。夢覺。徧訪親朋。皆不知有吳暹名。蓋公以是年始登鄉薦。人鮮知之者。及會試第四場。日已暮。而公卷纔得古文第一段。猶拈筆搆思。一釆察内臣問曰。場門既閉。新進士何故猶在號籠。公始知日暮。懇求爲地。内臣命執筆硯以從。至十字堂後。辰堂中撰攢卷。壁間微漏燈光。内臣謂公曰。坐此屬文完

卷。當以告其。公如其言。內臣辰來省問。鷄三唱始完。以授內臣。就弥封吏房授八。仍以丁字帽授公。雜傳驛官吏從出場。已而果中。後常往捲蓬堂小筆店棗樹店。物色其人。迄無所遇。終不解其故云。

景興甲辰乙巳間。予始遊學長安。每月朔望前一日。國學評文。輒隨兄执往咱。上堂中南面三竹席上為知監官位。中為參從行參官位。下為陪從官位。侍郎三都等官。則位東面西。其餘畢位西面東。讀卷閱文。皆在西席中間。政府官總大綱。

辰太傅倪郡公公倪起復知國子監坐中間席上繼列侯裴

參從行參官位下為陪從官位侍郎三都等官則位東面西
其餘畢位西面東讀卷閱文皆在西席中間政府官總大綱

西東席官則辰相參酌蓋前例也
辰太傅倪郡公公倪起復知國子監坐中間席上繼列侯裴
公輝璧以行參從獨相坐中席武毅汪公士璵慕澤武公輝
珽收獲潘公瓘安儒陳公坊爍以陪從坐下席東席則李公
陳璜阮公廷濯而黎公輝璠以下咸在西席每讀卷黃公永
珍之聲清爽响喨阮公俅之聲明白平易劉公捷之聲響短
而不明韶公昶之聲多不可咱然黙陟取舍惟裴公操其柄
次則陪從諸公互相商確而知監阮公黙不言辰復嬉怡微

笑而已。余心疑之。問諸同輩。多笑而不荅。疑益不解。輒詢之長者。或云阮公學問甚不愜士林望。故胄監論文。漫不加可否。或云公少年以相門子領鄉元。其後復領會元。二圍之文。皆非日力所及。此皆得之傳聞。姑存之以備考。

胄監許文日。知監官為主。初集辰知監官立中間上席之西。參從陪從官各立本席之東稍南。東席官立本席之東。西席官立本席之西。知監官向中間中下二席。一揖。參陪官荅揖。次向東席一揖。侍郎三都官荅揖。又向西席一揖。西席各官

西边每席笑匣啞壺各二。日午知監官從目董皂隸整午飯。食饌頗豊。例出知監官私尉。蓋皂隸民祿。及繳文諸胡公税

官立本席之西。知監官向中間中下二席。一揖。參陪官答揖。
次向東席一揖。侍郎三都官答揖。又向西席一揖。西席各官

答揖。訖就席序。坐中間及東席。芙亜唖壺。各隨見在員數。而兩边每席。芙亜唖壺各二。日午知監官役目董皂隸整午飯。食饌頗豊。例出知監官私厨。蓋皂隸民祿及徽文諸湖公税所供也。

中興間試法甚嚴。倡優之子不得應舉。故祿溪侯陶惟慈有高才能文章。會試中格。以伶官子之故。削出中簿。余於桑滄偶錄既及之矣。及如京張太妃亞旅卞修容。並以教坊家起身。而倡優應舉之禁始弛。考官私狥法制亦寥寥。曹山梁公宜。

覧山阮公文𡢻並以狗私被徒刑三山吳公策諭策詢亦以此絞其後政体日頹始容窃吹世傳蘭溪阮公俔會策合六名士之力為之未知是否或傳公之父參從農郡公阮公儆獨相既久庭僚無不震懾咱命有館閣其公得譴閑散一日起農郡公召憩於内堂久不得見几上惟策試一題覧之稔熟終日銜從承奉欵待甚周至暮而返不解所以及王府召文臣八撰御題此公獨在其選阮公俔遂首科此事與南宋辰省試日星為紀賦秦熺領大魁頗相彷彿意好事者附會

田范公阮攸忠勤阮公仲鐺以一辰名流久要至契常會文
於蘇歷江亟稿之旁倫次撰題既夕互相評閲一日公出一

文臣八撰御題。此公獨在其選。阮公侁遂首科。此事與南宋
辰省試日星為紀賦。秦熺領大魁。頗相彷彿。意好事者附會

之也。余嘗見一老儒為余言。景興戊子間。羅溪吳公維垣。鄧
田范公阮攸。忠勤阮公仲鐺。以一辰名流。久要至契。常會文
於蘇瀝江憂橋之旁。掄次撰題。既夕互相評閱。一日公出一
題。已而相語曰。此題頗中辰宜。鄧田范兄必被主眷。倘茲科
會試被召撰題。幸當留意。自是不復會文。會舍旁一初學少
年。心識之而不敢言也。己丑會試第三場。范公獨被黜。及第
四場。御題與所構者無異。吳公阮公二公遂捷南宮。此事人
鮮知者。然吳公為東鄂平章潘公門人。初八門威容德氣賦

一篇。文甚醞藉。滿公曾以事業許之。己丑會試之前。扶董天
王祠官常聞正殿內喁喁如會語聲。又如試場讀卷聲。及吳
公領會元。試卷傳寫民間。內有赤壁淮肥之句。則與祠官曩
日之所聞。約畧相似。是又可。未以輕議也。戊戌科第二場國
老汝公廷瓚三公子公瑀首選。卷中有方方種種字。而四公
子公璜。壬辰四六卷亦有之。阮公伯暘曾摭此語啟聞。事寢
不報。然行文用字。諸名家氣習。各自相沿。或未可致疑也。乙
未科會試。羅溪阮公維宣充內場考官。拜恩阮公國彥其門

明杲公来訪拜恩公。密叩師傳心印。拜恩公力辨其無。明杲

不報。然行文用字。諸名家氣習。各自相沿。或未可致疑也已

本科會試。羅溪阮公維宜。充內場考官。拜恩阮公國孝其門

人也。拜恩阮公少辰。亦常受業於明杲阮公輝眭。將屆試期。明杲公來訪拜恩公。叅叩師傳心印。拜恩公力辨其無。明杲公拂袖出門嘆曰。甚矣名利之溺人也。師生之間。猶不可以情動。而况其他乎。拜恩公聞之。要明杲公留宿。是科二公並登第。後阮公伯暢。其弾啓羅溪阮公內亦此科七名。策卷可號。不報。此皆得之咱聞。然亦可見世道之日趨也。

按乙未登第凡十八名。內傳心印有貞周百度等句。十六卷盖不止於七名也。

西人壬戌春。安山石炭。有黃牛產男子。數日暴長。如十二三

歲兒。頷下出髭。食倍常人。惟不能言行耳。或恐其爲妖。欲殺而瘞之。疾疫暴作。纔月餘。邑人死者數百。有舉户挽籍而同盡者。人多遠竄以避之云。

嘉隆己丑秋。山南仙侶有婦人。生男兩頭。自臍而上似兩体。比合有痕。兩頭中間迸出一手八指。餘兩首兩足與常人同。一首吮乳。納哺無他異。一首不能食。僅以乳汁滴之。數日而斃。地方官圖形轉申北城鎮署。不知其何怪也。

屬明前黎間石室易耨有地人姓阮者。寠而乞食。爲其邑之

木叢雜。乞諸其邑長。伐以供薪。漸以除治。因家於土阜上。生

燚地方官圖形轉中北城鎮署不知其何姓也
為明前黎間否室易耩有地人姓阮者宴而乞食為其邑之

洒夫構小屋於巷間煑南茶為活屋後有土阜小水夾遶樹木叢雜乞諸其邑長伐以供薪漸次除治因家於土阜上生子敬仕黎光紹間官特進輔國將軍錦衣衛都指揮使莫氏之興疏附有力遂以西國公開府親戚多為顯官莫主忌之乃與泗陽侯范屯奉莫尊王稱正中元年擾諒山城東攻欽廉擾之連破廣東州縣貢路中絕明人責之莫主懼使人招敬敬復歸莫賜姓莫氏封西岐王正中為明所敗返諒山莫大破之走海陽范屯死正中尋滅敬後以壽終塋勤儉之土

山子玉璘尚福成公主累官特進宣力功臣輔國上將軍中軍都督府掌府事尊人府尊人令太傅沱國公辰奠勢日削玉璘以勲戚居重用憂悶不知所為易耨邑旁有野渡橋上蓋茅屋乘暇輒與村人鬬棋于此玉璘素稱國手人鮮能勝之一日鬬正酣對手將北有老叟從傍指點數著轉敗為勝玉璘知為異人邀歸其家叟不咱咨以天下事叟笑曰野老何知既雅意諄諄敬以一物為贈懷中出紙袱授之辭去數武倏不見啓視之則一破鏡分書黎奠二字而已玉璘不曉

何知既雅意諄諄。敬以一物為贈。旅中出紙襆授之。辭去數

武。倏不見。啓視之。則一破鏡分書黎莫二字而已。玉瑋不曉

所以。持把玩之。黎字曰濃以大。莫字曰淡以小。鏡片之大小亦隨之。王瑋悟。遂捨宅為寺。盡屋而行。得不及其禍。其女莫氏玉斑。蔭封郡主。嫁大同鎮守武國公。陽和閭重修易耨邑寺。追薦其父母。碑刻猶存云。

按清人學士張玉書。奉敕纂修明史列傳。附載石室阮敬為莫疆臣。又其輔正中據有安南之半。攻陷欽廉。明人為之旰食。而南史之不見。可謂畧矣。吾海陽洪江荊江沿水多小廟。祀泗陽侯。傳云古之戰將死於兵。浮尸所至。輒能為癘。即莫

范屯也。
光興壬辰科。賜第三名。鄭公景瑞。吳公致和其父致知而已。
辰中都未復。會試於萬賴行在。兵火之後。士業荒廢。試題既
出。鮮能記憶。吳公致知五十有六歲。猶應會試。子致和責負
博名。遂白背寫。以資其父。而號寵勢不相及。乃倩儔寵鄭公
爲之介紹。其父與鄭公以此八數。當辰之文運。與人生窮達
之定分。盖亦於此併可見矣。
瑰池寧氏。其先至靈寧舍人也。先朝洪德間。以兵乱之後。田

乡荒廢。議行占射法。命世家豪右隨力所及。開墾荒田。成田
之後。籍其數於户部。仍許永為己私。謂之占射。寧氏墾荒於
安謨。居聚既繁。始析為瑰池社。近代寧公迪由會元賜第。有
文名。寧公遜別號敏軒。其從子也。既冠。以次通庠生。領鄉薦。
頗喜古文詞。景興中年。士習日卑。文体日陋。鄭靖王欲稍變
之而不能也。一日幸浴翠山。見山寺壁間之詩。知為敏軒作。
辰召之。由畨僚僉付進朝。添差知畨。頗得主眷。裴公輝璧又
安詩集所云。敏軒居士令才子。政府添差古列卿。盖指公也。

戊戌科會試第三場。敏軒公八股。而石洞范公阮攸被黜。二公皆得幸帥府。情好頗相得。三場榜既出。石洞公看與過敏軒公寓所。敏軒公心知其侍題帥府而退也。間踱門前向之。與中不交一語。口誦論語箋註所云。三陳九卦終於巽以行權而已。敏軒公悟其意。次早赴第四場。披易繫辭三陳九卦扯取二頁挾之以入試。策既出。多士鮮能記憶。進讀五卷首卷安儒阮公諒。古文並優。至今文逼處南塘。有蔡人悉爲吾人之句。王笑曰。此子學問頗贍。而不習辰務。盡黜之以老其

卷安傳阮公諒古文並優至今文逼處南陲有蔡人悉為吾
人之命。王笑曰。此子學問頗贍。而不習辰務。盍黜之以老其

才。餘四卷中格。范公仲烜、朱公光勵、阮公的。並以令文入彀。而寧公遜令文諧練。古文惟三陳九卦一句。最為充贍。其尾段置乾而不言。未詳書旨。則二頁之所不及也。而敏軒公領會元。石洞公以國語詩戲之。若曰庠生三緡得地靈。會斜半句由天榜。蓋有所指也。

按古者取士於鄉里學校三物之目。藝居其末。漢策試賢良始以文辭為主。然其所試經傳大義。以及古今治道。猶得古人之遺意。故出於其辰者。董賈列揭之徒。各以文學名世。隋

唐以後舍策論而尚詩賦當辰之士挾珠依壁皆擅所長之
而究之于用與政事歧而為二至宋熙寧間王金陵後以策
論試士其辰士習相沿以其出於創見群起而訐之久而相
安漸後漢人策試之旨陳同父大庭對策孝宗嘉其經濟之
學特授建康判官文文山庭策讀卷官称其古誼金若鑑忠
肝若鉄石請以得人賀蓋策論之文非貫穿經傳會茹古今
者不能下筆構詞自科舉之法既行求能彷彿古人取士之
旨惟此一科而已先朝順天定科舉制合制策試策之体而
之文宏博汪洋信為後世淺鮮之士所能擬效中興之後試
法日辟會試鄉試策題並從中出帥府密召文臣奉撰謂之

為文策。紹平以後。得人為多。余嘗見武公膚梁公世榮庭對之文。宏博汪洋。信為後世淺鮮之士所能擬效。中興之後。試法日僻。會試鄉試策題並從中出。帥府密召文臣奉撰。謂之御題。惟取險題僻句。務以難人。殿制策必命同進士撰之。蓋以撰題官既殿三甲。必不使人勝己。故制策題最為險僻。三魁多不具員。而賜第或止於二甲者。噫科學之弊。一至於此。文運世道之日降。可勝言哉。

石洞范公國語詩云。生徒旣綴如尼坦。進士粧句恡榜厓。餘不記。

先朝東閣科例三品以下。有由庭元會元鄉元者。始得應試。或非由三元。而御題撰舉曾經首選。既登大科。亦得應東閣試。賜第恩典。視制科進士加倍。蓋曠格也。武公公鎮未第辰。嘗夢觀文亭榜。見前項一名。字畫繁不能辨。次武公鎮。次阮公案九三名。辰阮公案登第已久。武公私念以一介布衣。與顕貴同榜。必無此理。心緒徬徨。往往付之浩嘆。保泰甲辰武公以第三甲同出身。始笑前夢之迂也。九年戊申傳祖議閣東閣科。辰阮公公案督視乂安。武公遺之書。勸其回朝應試。吏部左侍郎述郡公賜第。賞二格二名。武公公鎮以兵科給事中署翰林院校討賜第。阮公公案以寺卿兼祭酒賜第。可

且預以前夢為賀既而八數三名賞一格一名范公諱益以吏部左侍郎述郡公賜第賞二格二名武公公鎮以兵科給事中署翰林院校討賜第阮公公案以寺卿兼祭酒賜第可見科甲自有定數矣

東閣科榮回首例本総民構作私室用鉄林木蓋尾屋三連而迎接人從則用本縣六総民范公諱益登第辰憫邑人之窮也為省本総民構作之費人多感之其後奉為后神往往廢祀而范公之祀則以家易牛相繼不輟可見遺愛之在人

也。夫先朝之待士甚厚。簪花賜宴。顯親廕子。耀晝錦而還故鄉。斯亦足矣。至於構室供役。一以責之於民。使邑長之詆。何以堪處。且登第之士。既用邑人供已役。不得不大為犒宴以酬私勞。多方假貸。求清目前。甚至闖富屋之女。而易糟糠。受行錢之石。而抑息契。積習既久。遂有負債進士賠嫁夫人之弊。欲望其恪敦廉節。毋失官常。胡可得哉。

按景興間。賠嫁夫人之弊。不可枚舉。丁丑科范公進登第。有富室妻以女約。受荣回之費。錦旋日。與嫡夫人爭道。嫡以事貴惇。皆以其姪妻之。其後武公嫡亞不相長幼。始分為二室。往來於其間。阮公之嫡。不能勝其亞。遂得心疾。景興季年。奉

按景興間賠嫁夫人之弊不可枚舉丁丑科范公進登第有

富室要以女約受榮田之費錦旋日與嫡夫人爭道嫡以事

啓聞朝論停其保舉壬辰科武公宗琰阮公伯宗登第黎公

貴惇皆以其姪妻之其後武公嫡亞不相長幼始分為二室

往来於其間阮公之嫡不能勝其亞遂得心疾景興季年奉

傳禁戢戊戌科以後其弊漸止

安泰縣丞武度巨室之後也縣丞没家頗落有子女各一縣

丞孺人勤儉拮据猶不失其体貌景興乙未阮公國彥登第

而未婚孺人心羡之多方假貸倩氷繩其女於阮公公納之

錦旋之費皆新夫人所出也初授科給官頗間需用不足新

夫人謀諸其母。貸金通內府開節錢八百緡。政府官奉旨。計山南稽同。唱名府堂訖。公隨待病卒。未幾縣丞璹人亦卒。家計日削。鼎革之後。阮夫人猶長受債家之累云。

醫家之學。炎帝黃帝始之。雷公岐伯佐之。聖人之關務。所以為生民計者。無不極其至。中古以降。名醫相繼。方書日繁。大畧不出八經八緯而已。經者何。針砭灸湯丸散膏塗是也。病之在肌膚者。必用膏塗。在經絡臟腑者。深用針砭灸。淺用湯丸散。夫是謂之八經。而其權衡斟酌於其間。必以望聞問切其源委之詳。切則求之六部之脉。過者攻之。不及者補之。偏而不正者平之。結而不通者散之。是十六者不可闕一。然後

攻補平散。為之八緯。望者望其体貌。聞者聞其声氣。問則知其源委之詳。切則求之六部之脉。過者攻之。不及者補之。偏而不正者平之。結而不通者散之。是十六者不可闕一。然後可以為医。若夫伐皮削骨洗胃滌腸。則又用之至變。非医之至神者。不足以語世也。我國自董仙鄒医之後。學者寖失其傳。八經之針砭。八緯之望聞。已視之為太羹玄酒之具。至於灸者。不究銅人之穴分。切者不知脉訣之指歸。是十六者已去其六。深去而淺存。精亡而粗在。而欲其起沉痾司死生。以

求古者養生之遺旨。胡可得哉。夫斯民生於三代之後。教養之政既不足言。而衛生之術。又一至於此。先儒謂命制乎天者。信不誣已。世之仁人君子。体冠裳而口仁義。亦曾念及否乎。噫可慨也。近代之醫。分為二家。曰内外科。科二者是也。外科之中。又分為三。保慈阮氏。扶寧阮氏。雲淹阮氏。各守其師傳。膏塗之藥。屢獲奇驗。至於内服之藥。專以攻伐消耗為主。其積習然也。然外科之治。膏塗多而内服少。雖有所犃。其所傷猶有限也。内科之學。則分為二。主滋補者。視大黃朴硝為則為助火之油。感冒之病。而誤用開藏。則為絶流之堰。其戕人性命。更甚於鴆毒。而業之者輒詡詡然。曰。此王道也。王道

仇敵。虛損之病。遇之誠為有益。至於充寔之病。而遇加培補。則為助火之油。感冒之病。而誤用閉藏。則為絕流之堰。其戕人性命。更甚於鴆毒。而業之者輒詡詡然。曰。此王道也。王道也。曾不知用粱肉而養癥瘕。操芒刃而攖髖髀。其視偃王之仁義。襄公之不禽二毛。亦何異哉。主攻散者。以人參肉桂為砒鴆。充寔感冒之病。遇之易奏奇功。虛寒之病。而誤寒涼。則寒上加氷。雖噬臍而何及。耗損之病。而誤用攻散。則風前點燭。雖保護而無由。其誤人性命。較甚於挺刃。而業之者。亦詡

詡曰。此所謂藥石以攻病也。曾不知加斧斤於孤樹。激風浪於虛舟。其視康来之助虐。申商之刑名。相去無幾。二說相激。莫知所從。雖高明之士。鮮能合于一手。余嘗旦夜思之。不覺瀏然頓悟。古人云。医通於相。蓋医者司人之性命。而相則係國之安危。分雖不同。其道則一。為國者德刑不可偏廢。則医者之攻補。又何可偏廢哉。故病之虛耗也。吾用藥以補之。猶為相者之必用德化也。何必用刑罰。以求申韓之近功。病之果於壯實也。吾用藥以攻之。猶為相者之不可無威刑也。何

子說固然。然吾何由真知善者之可施德。惡者之可加罰。余笑曰。何不去尋吾之所云乎。八經八緯。不可闕一者。是也。本

必貴仁恩以長七國之矯慾。生長肅殺。吾亦何容心哉。或曰。子說固然。然吾何由真知善者之可施德。惡者之可加罰。余笑曰。何不去尋吾之所云乎。八經八緯不可闕一者。是也。本之內經素問。以求其端。參之歷代醫書。以廣其用。不必執景岳馮氏。而厭聞攻伐消導之誤。不必主醫學回春。而仇視培補滋益之說。知之不固。而行之有方。則雖相焉可也。而何有於醫乎。

余少辰聞遼舍黎懶翁。客居文安。當世和扁。所著有懶翁全

集。夢中覺。痧症準繩諸書。靖王嘗召来京。翁出其全集。撮畧約中景紙五十六張。賜王府。侍茶春育阮參議。近来學者称為珠玉格言。余嘗見其書。學力甚邃。持論甚確。然亦罕及於攻散意亦世之所謂王道者也。惜未窺其全豹云。翁黎公有裔之子名末。孫春育阮侍茶名貴。由監生知先明縣。嘗途遇北客。得医學之傳。脉學甚邃。藥多奇效。靖王辰升安廣處參議。余曽親見公辰年登七十。性閑散風流。所談多莊老之旨。其客堂聯有云。人欲無涯人豈能違天理者。天與有限天果心閑養太平身。可以知其為人矣。余從表兄中式范君宗嶠頗知醫。其室人産後作兒枕痛。以問公。公問有桂肉否。曰有

必從人願乎。又云。智水仁山適意願希君子樂。天年國祿從心閑養太平身。可以知其為人矣。余從表兄中式范君宗嶠頗知醫。其室人產後作兒枕痛。以問公。公問有桂肉否。曰有之。曰用全歸一兩。切片煎至八分。磨肉桂三錢。當無患矣。表兄出。門人請問其故。公笑曰。血遇寒而凝。得溫則行耳。問何不立方。曰此君知醫者。何以方為。余仲兄之室。病。誤服大黃。脹澎澎然。引飲無度。二便俱閉。邀公至視之。笑曰。此病當不死。命取洋參一斤。揀取一兩。如法炮製。八牛膝五錢。大附子

三錢煎服之二便利而病愈石瑰監生阮君偒先大夫及門之士也曾誤公邀診其脉曰岀一年當作得大病阮君笑其迂不以爲意逾年而以病卒余仲兄之汲公亦知於三年之前蓋亦神矣景興壬寅其門人儒生阮圖身体浮腫循床匍匐發譫語攻補俱無效公從春育来京看之作附子理中加大黄利下病遂已諸若類此不可枚舉云

海陽處古爲洪路冊江路屬明辰止爲南策一府而中間分置上下二洪荊門南策四府總十八縣此其沿革之大槩也

倖求之不得其説或曰古之郡縣甚大漢之慈廉鄉卽今丹鳳慈廉壽昌廣德青池青威上福等縣李陳之威路卽今之

海陽處古為洪路。册江路。屬明辰止為南策一府。而中間分置上下二洪。荊門南策四府。總十八縣。此其沿革之大槩也。

余嘗疑之。今四府。地邈人稠。而在古僅為二路一府。大小不侔。求之不得其說。或曰古之郡縣甚大。漢之慈廉鄉。即今丹鳳慈廉壽昌廣德青池青威上福等縣。李陳之威路。即今之國威一府。及常信應天二府之半。明之清化一府。即今之清華承宣分為四府。可見古今地理分合大小。代有不同。則海陽之僅為二路一府。未可疑也。然李氏有國辰順化之半。未入聀方。陳辰始兼有順化。而廣南諸府。至洪德辰始置郡縣。則李陳疆界。較今辰及其十之七八。乃其分天下為十餘路。

而吾海陽僅居其二。一可疑也。屬明辰國界南盡清華。致之洪德十五承宣。版圖所不及者。廣南承宣之半耳。張輔黃福分我國為十七府。而吾海陽僅居其二。二可疑也。況山西京北清華乂安順化廣南諸道。山嶺雜錯。在古或為蠻獠之鄉。或為異國封域。其後漸次除治。始同編列。就中地勢平坦。山川開豁。早染声名文物之教者無幾。則夫疆理之制。先祖後精。因畧致詳者。蓋有之矣。吾海陽土地磽确。無甚川汛之利。其視他鎮誠不之及。而其勢平而脉疏。水酸而近淡。原非夷

乃其疆理之分合大小。如是可疑。余生於其地。而學問固陋。又值更革之世。書籍散逸。無可稽考。恨不能起樵隱桂堂諸

獠嵐瘴之境。蓋自秦漢以來。已與龍編峯州。均被華夏之化。乃其疆理之分合大小。如是可疑。余生於其地。而學問固陋。又値更革之世。書籍散逸。無可稽考。恨不能起樵隱桂堂諸公以質之。

我國郡縣。古今沿革不一。求之禹貢以地名州之法。不必盡及合。惟吾海陽。意義若有所取。攷之內府版圖。二洪省平原曠野。惟荊門之水棠安老安陽宜陽。南策之先明。地接東海。然海東一帶。環抱其外。則潮汐雖通。而視之山南清華乂安

之襟帶斥鹵者。迥自不同。且古人山之南水之北。乃謂之陽。吾海陽居海東西。謂之陽固不可。且其南界山南諸縣。皆爲平野。又寧可謂之海乎。余自束髮讀書。輒怯此疑。而無從剖之也。近見古志。始知我國從古南溟湾入山南。而海清化夾峙其傍。古之海口在今黄江。去今之塩户茶哩乃数百里。以此言之。則吾海陽在古南面于海。庯沚在海之北乎。謂之海陽。蓋取於此。今山南下之群英社。斥鹵漸成桑田。歲不下数百畝。其勢相與闢闔合爲平陸。想数百里後。海瀕之地。人煙

湊集。當不異今之太平上路塩戶茶哩諸海門。行為黃江海口之北。不知後之辨古者。又於何考訂也。

吾洪古為洪路。洪江路。仁雄府。近為上下二洪。蓋洪江從西北下。蜿蜒於七縣之間。古人因以地名。猶威路國威府清威縣上下。左右清威社之於清威間也。今嘉福縣洪市社。是其遺蹟。嘉福古為長津洪路治在洪市。李辰餒尚捕盜洪州。其後與陳相抗。常築壘于此。光紹統元間衆輿播越。亦即洪市為行在所。其地水陸輻輳。上通京北。下接山南。東與南策荊

門海東諸府呼吸相及亦海陽上路一都會也洪市洪從上聲而洪州近作平聲徽之前黎諸名家詩集及內制謝表皆作平聲但不知李時洪路州之洪從其聲耳二洪都會固以長津為上然平坦無山未兼川陸之勝語其控制山海不若南策之至靈前代海門陽都總兵使司建治于此明人都司亦治至靈以孤城抗王師積歲不下直與東關三司總治俱全軍北返可見地利不為無助中興之初亦以其地為鎮司治所龍德永祐間阮遂管兵隨鎮誘執鎮將據城以叛王勇

郿墅故里樊騖無遺懾不敢追其後移鎮治于錦江之毛田

去京一日南至莖陽鎮北至市棣鎮亦各一日取其声援之

炳郡公奉差攻討。以兵七奇官象七隻。蹢躅安仁安富間。坐郿墅故里。樊蕩無遺。懾不敢追。其後移鎮治于錦江之毛田。去京一日。南至芸陽鎮。北至市棣鎮。亦各一日。取其声援之近。驛遞之均而已。蓋當辰柄國者未之深思也。丙午之夏。鎮守彥嶺侯以五六奇兵。擄倉廩之富。不能自保。至乞哀於揾苗之夫。易服而遁。人莫笑其怯也。及晏都王北幸。昭統帝西番遜國。與近歲西山之亡鎮將。皆不能以一日守。是雖杌棿之運。任方面多非其人。然亦據險制勝之無其本也。余自少

飄蓬。未嘗至鎮治。壬戌孟秋清漳吴侯叶鎮。余從京宅来謁。流覽鎮城。其地背平陸臨小江。此江廻望。地勢漸高。不譬庭除之於堂陛。而錦江窄狭。又非帆檣滙聚之地。夫建邦設都。唯取声援之近。驛遞之均。而不求之形勝。將以控制山海。拱衛邦畿。不亦難乎。余辰有詩云。洪路上游海陽鎮。依依古戍點寒刀。帝畿衛翼貼依近。海國関河控禦遥。牢落清溪毛布月。廻環綠漲錦江橋。沙平野濶閑吟眺。遺鏃殘戈蹟未消。蓋有所感也。

造塔。平章事姜公輔力諫忤旨罷相。唐制公主封號多取縣名。而唐書地理志中土無唐安縣。其辰我國正内属唐。則吾

月。迴環綠漲錦江橋。沙平野濶閒吟眺。遺鏃殘戈蹟未消。蓋
有所感也。

吾縣唐安之名。不知始於何辰。按唐德尊辰上為唐安公主造塔。平章事姜公輔力諫。忤旨罷相。唐制公主封號多取縣名。而唐書地理志中土無唐安縣。其辰我國正內屬唐則吾縣之為唐安。或在貞元建中之前。未可知也。慕澤武公私記。謂武公渾經畧交南。愛慕風水之勝。除地建邑。以唐安名其縣。可慕名其村。則唐安之名。自武公始。似為近之。然武公生於唐末。去德尊辰已遠。而唐安二字。已見于德尊紀。私記之說何可遽信。其武氏私譜。自武公經畧辰。至陳之世。數百年

間。世次支派官封謚號。皆不能備載。而建邑名縣獨詳著于
後人。私記果可信乎。姑誌之以俟來哲。
吾洪人才甚多。陳朝琮琤周公。昌符閭典三廂禁兵。所居成
聚。後人以朱舍名村。其後生齒日繁。又別為社。因朱加附為
郲溪。近又訛為郲溪司徒文肅上位侯元旦嘗為三廂公子。
撰碑文奧而字古。風撞雨撼。行間有剝落。亦吾縣一古蹟也。
按公顯於昌符爵位。氷壺公元旦席帝冑之親。兼將相之貴。
乃心王室。形諸歌詩。且汲汲以身後為慮。至摯二子以托之。

矣。乃其立朝始卒不見于史。而諸家傳說亦不及之。非有陳
公之碑。則其姓名官爵。且將與流螢宿草同歸於埋沒。世之

公以異姓典禁衛。立於其朝。則其異同之間。想必有以處之
矣。乃其立朝始卒不見于史。而諸家傳說亦不及之。非有陳
公之碑。則其姓名官爵。且將與流螢宿草。同歸於埋沒。世之
乘軒駕馬。懸金佩紫。昂然於一世。而轉眼之間。化爲孖焉。又
何不勝道哉。

下洪之長津。有東海大王姓殷名尚。李氏忠臣。已見桑滄偶
錄。令唐豪安仁安富及嘉福洪市諸社。奉爲福神。又有淞江
大王姓阮名後。長津段淞人。屋於淞江。洪德間南征。督運失

期。請當軍憲。事見烏州近錄。令順化淞江祠。奉為上等神。而故居淞江。令改椿渡。有墓在焉。相傳十二海口漁户多奉之。稔著靈應。猶閩建之有林天兆也。嘉隆癸亥有商船長津言語衣服與乂安人相似。商賣事竣。返棹而南。是夜神墓發。而遺櫬不見。意商船人所為。然不知何意也。

傳奇遊天曹錄。所載范公子虛。吾洪州府錦江之義閭人。義閭令為義富邑人。將相傳公沒後。謚忠貞大王。令為海外福神。然史籍皆弗之載。姑存之以備考。

劫回京。前驅呵之不起。怒鬼槊中其腳。牢不可拔。委之不去。

唐豪扶擁范五老微時。嘗盤膝官路旁削竹。適興道王從萬刧回京。前驅呵之不起。怒兇槊中其髀。牢不可拔委之不去。王輿至。怪問尔髀中傷。何待漠然不動。公對適思兵書數句。不暇及耳。王停輿。試公兵畧。應對如流。王奇之。載與俱。委以養女。從王於胡有功。累陞典禁衛。衛士賤其迹。請於朝與公角。公假歸數日月。於村旁大阜。習跳屢跌。阜為之偏。假滿入朝。與衛士角。衛士三五為群。而公叢擊。公猱進猿躍。往来倏忽如神。衆皆為所掊傷。始束手請命。其後哀牢八寇。結象為

陣。横行不可過。命公討之。公命斫大竹根。長可数尺。隨地堆積。麾官軍退。獨往與賊鬭。賊縱象陣蹂之。公隨在絜竹根礼撞象趾甲。賊陣大乱。官軍合擊破之。此皆公之逸事。不見于史。今祠村西横踞扶擁江。以二公主從祀。其一公配興道王養女也。其一公女陳朝静妃也。世傳公祠。因背宅坐東朝西。内堂水滸金印。半里外長鎗作前官。扶擁江為虎水逆朝。風水家多称為陽宅福地。及先朝初平高平邑紳武公崇進。以少年科官。提重兵督高平鎮。邑之耆老多忌之。随事排抑。每

賽神鄉飲。輒托故擯不與。武公同席。武公備白金百兩。並牛米為謝。衆却不納。且邀武公親詣。武公乃牽牛捧金以獻之。委曲徇其歡心。積久前隙既解。因謀修神廟北向。事竣。招魂于江。詛之曰。此鄉既薄科宦。當勿復有尒也。武公沒後。邑拔于江中。學者鮮能成名。始追悔其所為。丙午丁未間。復移神廟朝西。既而災疾為癘。民不息寧。遂仍北向。噫。大朴既散。民風寖澆。固有客遊裘敝。而見薄於妻嫂。亦有賣薪負卷。而取笑於鄉鄰者矣。及其佩六國印。駕太守車。則昔之輕薄褻慢

者。方且望塵迎拜之不暇。讀歐陽公畫錦堂記。昔人之處此
道。有其道矣。何必區區咒詛與小夫宴人分其過哉。
范居士東潮人。為段將軍尚謀主。見李末將亂。勸段完聚洪
州。其後陳太宗受禪。遂專制東方。陳太師守度謀以玩撘公
主。妻怙道孝武王阮嫩。使出兵從京北之桂陽。南襲錦江。段
悉衆禦之。守度以大兵渡珥河。来犯唐豪。段使范留捍錦江。
而西抗守度。段兵敗於安仁。范亦全軍大潰。自錦江南遁。至
獲澤劍童而没。令獲澤祀范。而以段配享。段之故里洪市。則

陰謀取國。斷陳法之脉。絶古法之尊。妻天極嫁昭皇。所謂不

祀殿而以范配享皆其遺蹟也夫當李陳禪代之際守度以陰謀取國斷陳祚之脉絶古法之尊妻天極嫁昭皇所謂不忍人之心其存者無幾十八子之遺臣束手覥顔為其臣妾殿范以踈遠之臣而能割據一州以死自許可謂烈大夫矣興亡定數雖非人力所能游移而浩然之氣直與穹壤長存守度諸人能不愧死於地下乎

吾縣下邱從古未有登顯宦者故老相傳光紹間邑人有為鎮國大將軍嘗擁大兵歸故里掛將鎮國大將軍金扁于邑

之裴村亭前。而載籍弗傳。姓名弗考。今按國史光紹統元間。國內乖離。乘輿播越。嘗建行在于長津。想東方豪傑應命勤王。則其為大將擁重兵。亦理之所必有。既而莫氏僭位。史臣失戢。使忠臣烈士。埋沒無聞。吁可慨矣。

長津段松杜公汪。其外祖母寡而貧。設茶店于道周。有北客發古窖。憩于茶店。去而遺其銀。未幾復返。嫗如數還之。厚酬不受。客感其義。曰此處有一地。世出公卿。請以相報。嫗愀然曰。老身無子。僅遺之外孫。安用公卿為也。客笑曰。外孫亦可。

侍郎。中興初效順。與吾縣汝舍汝公琮。同修邦交詞命。以文

但發福弗長耳。因請為嫗扞塋之。後杜公庭試榜眼。仕莫至侍郎。中興初效順。與吾縣汝含汝公琮。同修邦交詞命。以文官危從關上對勘。仕至尚書。未幾莫孽称兵。四宣弗靖。帥府謀奉駕回安場社。公力請固守。王疑之。手金鎗刺死。既而追封福神。余嘗至殷松。認其發迹之墓。見大砂水周回數十畝。砂上凹凸關鎖闌闠。形勢宛然。正中。小水圓旋。內突金星一頂。前十餘步一字水橫截。合之成乙字形。想高王地鈐所云水灣乙字或即此也。以世鄉之地。借發外支。客之術亦神矣。

顧公既得禍，而其子孫亦稚魯無聞，則人力之巧，不若造化之自然。業青鳥者，蓋亦可以悟矣。雖然廷成光興之際，邦交詞命所係匪輕。天生是人，將以了南關對勘之案，其生也有自来，其没也有自去。亦宜堪輿家之所能游移哉。

吾縣汝舍汝公琮，莫進士第。中興初奄從對勘，後往北使，仕至尚書。其故宅在村寺之前，可八九畝，中間一阜，公墓在焉。丙午丁未間，獲澤汝公瑱嘗遊汝舍，過公故宅，有詩云：古寺門前十畝隈，傳聞丞相舊亭臺。無名野草埋幽徑，不憤閑花在寂寞秋風土一堆。蓋有所感也。夫公遭際明辰，與段松杜

丙午丁未間、護澤汝公瑱嘗遊汝舍、過公故宅、有詩云、古寺
門前十畝閒、傳聞丞相舊亭臺。無名野草埋幽徑、不憤閒花
落晚苔。禮部三朝公斗峻。南關兩度使軺回。功名富貴今何
在。寂寞秋風土一堆。蓋有所感也。夫公遭際明辰。與段松杜
公同修詞命使。南北通好。功成於邦家。讀周諮綏邦諸錄。可
謂華國之文章矣。獨以仕莫一節。為白璧纖瑕。誠為可慨。然
護澤公遭亂佯狂。潔身不浼。而屬纊僅存。乃欲邀幸於西人
之一命。重泉之下。與汝舍公相見。亦何以為情哉。
玄光禪師李公道載。嘉定萬司人。以斛榜出家。事載竹林傳
燈錄。近世古都阮公完撰國語玄光行狀。內載碧娘一事。不

見於史冊。余竊嘗疑之。憶七八歲。從先恭人陪侍外從大姑。慕澤僉事武公正室。郡夫人。清閒之讌。談及碧娘故事。始知果有其人。夫人嘗云。碧娘墓在穫澤故里。景興初年有發之者。遺櫬朱漆宛然。啟之見清水滿棺。異香撲鼻。隨復掩蓋。後汝公公瑱嘗有詩云。佳人落地委金鈿。又云。曾向椒房誇窈窕。却來山寺伴空禪。將欲勒石墓前。既而不果。惜未見其全篇云。

吾縣鄙墅武太妃。其先上福紫陽人也。以父偷盜。故為鄉人

篇云。

吾縣鄗墅武太妃。其先上福紫陽人也。以父偷盗。故為鄉人

所殺。妃纔三四歲。母攜之海陽。傭於鄗墅武公。為挿秧婦。公一日之田間。辰夏暑方酷。妃隨田伴。其所立處。有雲氣覆之。步步不爽。公心奇之。語其母。養妃為女。未幾母他往而沒。妃遂從武姓。既長八侍儔祖仁王。潛邸。生裕祖毅祖二王。裕祖立。進封太妃。後清内難。立毅祖。加號太尊。紫陽尊黨。無復存者。鄗墅武姓遂為國戚。義弟炳忠公以策立勳。位極人臣。子姓肆行非法。斷石為祠堂。海陽四府。給驛者兄去弟還而上洪三縣為最。民不堪命。至靈寧含阮公邁後人阮遷阮選。衆

之作乱。織竹為笠。斫竹為鎗。焚鄙墅外府祠。遂成庚申辛酉之乱。令石屋折裂。陷入平地。幾没其簷。每大雨水注其中。近来猶存焉。庚申辛酉之乱。吾海陽者受兵十八年。平地皆成林藪。熊狗𤞲猪游漫郊野。居民之子遺者。剝木皮掘田鼠為食。售田一畝。纔得饅頭一个。總明倫一嫗寡而富。鄉人保為后神。以其貲産山積。俗號山后神。歲荒無從得食。挾銀五包。孥于平堤之村寺。吾邑灌莽極目。乱既定。邑人始從京中歸。誅茅薙草。重認前址。拾残骸而叢瘞之。令邑之南。猶有義塚

吾邑先儒輩。儒生范公廷伯。嘗為余言。荒乱辰東歸。趂食旅

一帶。歲之七月望。邑人輒具酒饌奠之。山后神俗号婆后岗。

吾邑先儒輩。儒生范公廷伯。嘗為余言。荒乱辰東歸。䞍食旅店。有肉味甚腥。湯面浮浮皆作半月彙。問之店主。曰豫猪肉也。食方半。有死虱出于楪間。始知為人肉。探喉而哇之。噫古之所謂率獸而食人。殆未若此之甚也。

吾邑人始歸時。烈原野而焚之。一望荒邈。聚居于神廟故址。聯跡為親。約以守望相助。死喪相吊。病疾相扶持。其後相沿為平寧族。蓋亦得古人出入支助之意也。景興末年老者已

死壯者已老而少年新附者人攜偽日生其約遂廢近来多有訂盟聯譜者或以見利而争或以挾氣而鬬屡合而屡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聖人之言不我誣也平寧族俗名户儀

余嘗見平寧族諸長者言鄉邑惟神廟址最高土山次之棟土又次之余留意驗之果然不謬及昭統己酉以後糊口四方丁巳東回散步郊野見土山棟土日就低削神廟址亦然而同樂嶋喃比前高出数倍乃知地脉之来去有不同也

吾邑外同淡古有度死館相傳景興庚申以前客死者歸塟

而同樂焉喃此首高出效倍。乃知地脉之来去有不同也。
吾邑外同淡古有度死館。相傳景興庚申以前。客死者歸塋。
不得入里閭。必于此停櫬。因以名館。乱定後。此俗既革。僉事
蔡公廷璞捐貲重修。以為耕稼憇息之所。去死留度。单名度
館。其地正當余故宅之西。每日向夕。牧童驅牛還憇于此。歌
聲笛韻。雅可人咱。余或乘暇輒来此館。遊覽平畦曠野。逸思
遄生。今館既頹廢。余亦流落未歸。客夜回思不禁。為惆然也。
吾縣俊傑社。奉福神二位。一為李朝駙馬。一為李朝公主。不
知為何帝女。與其所以祀之之故。按史李辰分賜王侯公主
食邑。想亦以其采邑因而奉之耳。余近見其褒封首敕文有

云。昇安南服之乾坤。斡旋西往之朔字。内西維字未解。所以
姑存[illegible]
世傳[illegible]遇重喪。俗每請術士
書符[illegible]不然之。憶先恭人嘗
為余[illegible]重正途。佐貳多不與
爭。丞以田[illegible]遍遊郊野。日將暮見一鳥大如鴉。羽色淡
紅。從天而下。踣一斷塚。啄其上。塚中鳴之鬼哭。丞挾銃射中
之。鳥立粉碎。哭聲亦止。次日有一孝子具豚黍登堂拜謝。丞

Vũ - trung tuỳ bút (Notes d'histoire)
par Phạm Đình Hổ ?
un fascicule manuscrit
(= copie de A. 1297)

紅。從天而下。踞一斷塚啄其上。塚中鳴之鬼哭。丞挾銃射中

之。鳥立粉碎。哭聲亦止。次日有一孝子具豚黍登堂拜謝。丞

怯問之。對以其親沒值重喪日。伊家死喪相繼。昨見古者托

夢。道為凶煞所害。若蒙我父母憐而拔除之。故以微薄伸謝。

此事在庚申之前。然非吾儒之所當道之。

我國多北客[illegible]兵南下。南方守

令多挾貲並[illegible]相傳有古窖。田

夫夜行。或見[illegible]中堂前小沼水

黝而味腥。嵗[illegible]每遇晴雨之交。

水輒泡沸。隨有青銅漢出或如手掌大魚滄而不肥。種蓮則

云。鼎安南服之乾坤。莘假西維之廟宇。內西維字未解。所以姑存之。

世傳喪家多忌重喪。復葬日。值之者多遇重喪。俗每請術士書符入殮。余求之禮典不得其故。心甚不然之。憶先恭人嘗為余言。吾縣護澤有任安世丞者。辰方重正途。佐貳多不與爭。丞以田臘自娛。遍遊郊野。日將暮。見一鳥大如鵝。羽色淡紅。從天而下。踞一斷塚。啄其上。塚中鳴之鬼哭。丞挾銃射中之。鳥立粉碎。哭聲亦止。次日有一孝子具豚黍登堂拜謝。丞

紅。從天而下。踣一斷塚啄其上。塚中鳴之鬼哭丞挾銃射中之。鳥立粉碎。哭聲亦止。次日有一孝子具豚黍登堂拜謝。丞怪問之。對以其親没値重喪日。伊家死喪相繼。昨見古者托夢道爲亡煞所害。若蒙我父母憐而拔除之。故以微薄伸謝。此事在庚申之前。然非吾儒之所當道也。

我國多北客藏窖。余讀說鈴。弘光永曆間。淸兵南下。南方守令多挾貲荒道。想是其時所爲。吾邑棟土囤。相傳有古窖。田夫夜行。或見鷄鴨成群。驅之至此而沒。余宅中堂前小沼水黝而味腥。歲或大旱井泉俱涸。而此沼不竭。每遇晴雨之交。水輒泡沸。隨有青銅湧出。或如手掌。大魚淰而不肥。種蓮則

茂邑之南巷一沼。亦傳有錢窖。景興中年。有客戶婦下沼採萍。見水中錢湧。以竹箕收之。盡量而返。邀家人往視。則無所見矣。此戶因之居積致富。挈室而去。數歲後貧如昨。又有一婦早行。遇棟土見第宅宏壯。燈火熒熒。中有婦人。按機而織。所傳古窖。當有亦不誣也。

吾海陽多古跡。如紫霄庵。雲煙香海瓊林寺。玄天洞。流光殿。中津館。追遠堂之類。李陳以後。金石遺文。見諸傳記。不為不多。余窮而多蹇。故鄉名勝。未能一一領畧。辰於紙上彷彿臥遊每讀張公升南浴翠塔碑至吾鄉勝景遊覽殆遍之句未嘗不悠然神往也。吾縣碑誌。除周三廟故宅外。鮮有存者。少

中津館。追遠堂之類。李陳以後。金石遺文。見諸傳記。不為不多。余窮而多蹇。故鄉名勝。未能一一領畧。辰於紙上彷彿臥

遊。每讀張公升甫浴翠塔碑。至吾鄉勝景遊覽殆遍之句。未嘗不悠然神往也。吾縣碑誌。除周三廟故宅外。鮮有存者。少辰如長津范松市。小憩段松富穀溪橋。追訪杜范二公睹諸爭道之蹟。得見杜公所撰橋碑。約數百言。其中叙事夾帶議論。將儒者之政學。老莊之齊一。與夫釋氏之報應。混作一篇文字。前黎文體。至此已覺一變。然詞意勁妥。視之光興以後諸名家。不啻雲淵之別矣。文今載藝苑彩集中。

書曰類于上帝。曰惟皇上帝。詩云上帝臨汝。傳曰皇皇后帝。

蓋天神之最尊者上帝。以其尊言之則曰上。以其主宰言之。則曰帝。尊無二上。故帝一而已。二氏之教則不然。道教自玉皇上帝之外。有紫微大帝。扶桑大帝。長生大帝。真武大帝。東華大帝。文昌帝君。其位皆在三清天尊之次。釋教則有天帝。有帝釋。有梵王天子。有日月天子。數目甚多。其位皆在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尊之次。夫覆幬無垠謂之天。主宰無外謂之帝。而乃有位尊於天。號尊於帝。是天外有天。帝上加帝。此九天。三十三天。四帝。五帝。諸尊聖象之說。所由起。斯所以為異端之荒唐也。然以血肉之軀而欲致詳於無聲無臭之表。苟捨理而妄談。則捕風捉影。茫然寔際。夫子之不語神。其為此

帝。而乃有位尊於天。號尊於帝。是天外有天。帝上加帝。此九
天。三十三天。四帝。五帝。諸尊聖象之說所由起。斯所以為異

端之荒唐也。然以血肉之軀。而欲致辨於無聲無臭之表。苟
捨理而妄談。則捕風捉影。茫然寡際。夫子之不語神。其為此
歟。唐豪遼舍帝釋祠。蓋俗語三神二佛之一也。其靈異之蹟。
載于武公方堤撓記。想非無稽之言者。然顧其號曰師。而司
一邑。其教曰釋。而有二妃。皆不可以理測。意者此邑有神偶
激于張巴之言。遂顯靈蹟。而世俗遂以此二字強名之乎。近
世尚鬼尤甚。僧道術士。肆為不經。余嘗過通衢。見人家設醮
壇上虛位一奉佛。以黃紙裱冕位一奉帝釋。以青黃裱冕位

各一。奉天帝地祇。其餘直宰以次排列。夫加佛於天。其誕罔不攻自破。若以帝釋加諸天帝之上。尤為不通可笑。謂帝釋為天神之最尊。則位其下者。號曰天帝。不幾於僭乎。謂天帝為天神之主宰。則居其上者。庸出於覆幬之外乎。不特此也。自昭統己酉。疾疫大作。民間處處建奉天樓。排設衮冕齋供。謂之奉天地。以天地之大。必需于小民之冥器食品。而後降福於民。則何能以行四辰而生百物。世人不思之思。而唯彼之惑。不幾于褻天慢神耶。噫此古之聖人。所以必急於絕地通天也

吾縣玉局世傳奉虎佛。以人為犧牲。邑中歲推一人。主賽禱

福於民則何能以行四辰而生百物。世人不是之思，而惟彼之惑，不幾于褻天慢神耶。噫，此古之聖人，所以必急於絕地

通天也。

吾縣玉局世傳奉虎佛，以人爲犧牲。邑中歲推一人，主賽。誘孤行商旅，磨脚跟皮，畜之地牢。及其祭畢，與黄黑牛肉雜切而食之。待人肉者衆爭稱賀，以爲一年順利之兆。其後一主賽者他出，地牢人得間而逸。脚跟薄不能立，匍匐而行，聞於鎮將。邑人上下行賕，事獲寢。自是始以牲牢代之。然偶獲孤客，亦必殺之以享神。蓋任嚚祀猖狂之遺俗也。庚申以後，此俗大廢。行客至此，猶有戒心焉。

吾總楬舍古有小兒爲群鵝所逐墮水死後爲其邑福神故其俗相沿有畜鵝禁蓋恐觸神忌也景興季年邑有畜鵝者未幾人物不寧邑人爭咎之殺其鵝延術士具輿衛周遊邑外陵阜間迎神余聞之不覺大笑夫古人之祀自天神地祇之外有功德者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者祀之至于畏壓溺三者死且不弔況舉邑而奉之乎未有其生不能禦禽獸之侮而死能福斯民者也噫先王之教不明久矣世俗之惑豈止于此邑之小兒神哉

吾總明倫奉八內尚書髙相公名依李神宗辰以其功加太保耽莫純福間褒封著八祀典祈晴禱雨禬有靈應邑之西

侮。而死能福斯民者也。噫先王之教不明久矣。世俗之惑宜止于此。邑之小兒神哉。

吾總明倫奉八內尚書。高相公名依。李神宗辰以其功加太保職。莫純福間。褒封著八祀典。祈晴禱雨。稔有靈應。邑之西近平堤社。有丞故居。即國語小說所傳鄧春讀書玉珠夜織之地也。按鄧公。春母墓在桂陽寶覽山。京北人。世傳鄧公李時登科。則丞相公是李辰人無疑。且尚書公為明倫福神無遺蹟。丞相公有故宅。而謂未詳官封。況同在李辰。安知非一人者。若夫所謂丞相。不過俚俗推神之辞。猶國語小說中之所称長者類。年代既遠。姑存之以俟識者云。

明倫丞相宅故址。地勢爽塏。有半月池蓮沼諸蹟。余少辰遊覽。徘徊憑吊。每欲追認鄭春書齋香珠織室。而阡陌塋鑿。堂陛變遷。不知其所從也。丙午丁未間。汝公公瑱過此。嘗有詩云。閥閲舊傳丞相女。風流長屬狀頭人。蓋用國語小說中故事云。

嘉福藍棣范公鎮。平生學力不及段松杜公注。而大庭對策獨占龍頭。范公仕至承政使。而杜公以侍郎効順累官尚書。追封福神。人或以為造化乘除之巧。余竊以為不然。杜公之

獨占龍頭范公仕至承政使而杜公以侍郎効順累官尚書追封福神人或以為造化乘除之巧余竊以為不然杜公之學識勝范公使能兼体古人求志行道之義避濁待清如石室馮公克寛弘化梁公有慶可也苟為不然則好學善道為永賴阮公東岸陳公亦不負其所學矣不思出此已而卒蹈於禍回視范公之潔身不二不愧科名者為何如哉

世傳藍林范公錦旋日築路自明倫之南直達藍林杜今猶称為狀元路武公方堤捷記所載范杜二公並道爭先至富穀橋賭詩想既第以後事不然使范公未築新路而富穀橋西亦自有路可達藍林安用過橋為耶又捷記載范公題明

倫新宅。用古人日日壽榮茲之句。壽字古作受。近来受死日之受。世人避忌讀從壽者。撓記因而不改耳。

吾邑先哲諸公及傳者。自莫辰裴公世榮以後。前此無聞。余幼辰見諸長者。言吾邑有瓊郡公雲郡公。征占城有功。姓名弗考。及長讀先朝寔錄。光順初靖難功臣。洪德間五府大臣。只循國初制。封縣侯鄉侯亭侯亞侯冠服侯。未有異姓公者。竊疑世傳之誣。及讀烏州近錄。順化有清郡公從聖宗征占城。以功賜爵。則當辰異姓之臣。亦加極褒。惜載籍遺逸。無從

折衷云

吾邑裴公世榮。舉莫進士。為本尊始祖妣所自出。余先大夫

竊疑世傳之誣及讀烏州近錄順化有清郡公從聖宗征占城以功賜爵則當辰異姓之臣亦加桓衮惜載籍遺逸無從折衷云

吾邑裴公世榮舉莫進士為本尊始祖妣所自出余先大夫既附錄家譜其平生梗槩余嘗載入桑滄偶錄公沒後塟邑之東南世称寺卿公陵後為邑人安平武校官講學堂松楸丘隴無復存余外舅尚書武公後即其地為壽藏其後建祠屋築園墺弥失本来面目夫公以吾邑先達去今纔二百餘年貍首之藏封植弗慎後人誠不敢辞其責然吾海陽自中興以来數經喪亂前賢墳寢埋沒蓋不唯公為然此所表墓

誌之制。古人所以不容不詳於有為也。

吾邑武公賦。祖海陽處留守鴻嶺侯。父國子生。公幼辰家甚貧。父子不能自贍。邑人築壘。驅之就役。力不給。去寓壽昌之報天。受業於慕澤武公。慕澤公辰居大廟之東丞肆巷。公子以能文名。公入門課藝。連擢第一。公子忌之。囑同門生晨俟公巷口。肆加窘辱。公改路而往。屢為所困。輟不赴講。慕澤公知之。公子慙遂釋。公學業日進。十四歲領奉天鄉元。逾冠以探花賜第。累擢寺卿。陪從府堂。王深愛幸之。一日王膳有鱒魚味甚美命取以魚一段侑以別饌召公面賜之食公飯而含魚。王怪問之。對曰請歸以遺母。王嘉之。命取魚別段賜公

知之。公子愆遂釋。公學業日進。十四歲領奉天鄉元。逾冠以探花賜第。累權寺卿。陪從府堂。王深愛幸之。一日王膳有鱒

魚味甚美。命取以魚一臠。侑以別饌。召公面賜之食。公飯而舍魚。王怪問之。對曰請歸以遺母。王嘉之。命取魚別臠賜公母。及至則僅存魚尾臠。公乃食魚尾而悵前臠以歸。王愈加敬愛。未幾以諷諫女謁事忤節制府意。免歸。遂設帳授徒于廣德之濠南砦。及門之士。成名者七十餘人。與青池月盎阮公廷柱。並為學者師範。一日公家廟忌辰。門人在朝者齊集公第。適師府召對。侍從無一人在直。王問其故。朝房吏以事聞。王命併來日召對。公弟曈子暉同登科第。榮旋日。公有一

聯云、同朝三進士、一日兩榮歸、人多傳誦、後卒于濠南、塋青池之光烈、至今風聲未艾、吾邑官路行客、或辰相語曰、此探花武公故里云、

中興以後、文体卑弱、具見陳公璡吉川捷筆集中、余嘗攷我國文献、李文古奥蒼勁、彷彿漢人、如太祖都龍編詔、太宗聲罪王安石檄文、仁宗遺詔之類、是也、陳文稍遜於李、然典雅莊艷議論鋪叙、各擅所長、視之漢唐名家之文、多得其形似、間有三數篇、雖雜諸漢唐集中、不能辨也、前黎順天以後、文之傳者頗多、惟阮公薦永陵神道碑、下嫁衛國長公主制、武公永禎進封太尊奉陵克媛制、雖工力不齊、然体裁氣魄皆

華艶議論鋪叙各擅所長視之漢唐名家之文多得其形似
間有三數篇雖雜諸漢唐集中不能辨也前黎順天以後文
之傳者頗多惟阮公廌永陵神道碑下嫁衛國長公主制武
公永禎進封太尊奉陵克媛制雖工力不齊然体裁氣魄皆
可追踪古者若順天平吳大誥紹平臺諫諸疏洪德征占城
詔皆當辰大手筆而其積氣不厚創体務新或字字句句不
能一一穩妥或前後首尾精粗純駁不能相通視之李陳頗
有登山下坡之辨其不能徧擧者又從可知矣明德大正之
間氣勢日下騷人文士覺趨於輕浮盖又視前黎為尤遜者
然而士習末陋其學問文章政事功業或不讓於古人以其

所從事者未至於僻陋乖謬之甚也中興之初恢復名義雖
正然權歸帥府驩愛之士多攙要津其風聲氣習與吾四宣
之寬平和易不能無異兼之明德大正之政固結於人心者
未忘故天運既还而人心之向莫者未盡返一辰文儒通士
往往劉彩埋光其出而應世者該洽少而謭陋多而驩愛之
士經乱廢學及攙要津司公令輒用已見務勝前人其講課
士子於經傳大意古今治乱得失之源多不致意專向後儒
評論諸家箋注及史籍中之險題僻句抉摘見工當辰隨勢
世就功名之士希旨向風掇拾先儒殘唾習為後世枝葉文
章而李陳以来立教作人之意為之盡變積習既久業舉子

士子。於經傳大意。古今治乱得失之源。多不致意。專向後儒評論。諸家箋注。及史籍中之險題僻句。抉摘見工。當辰隨勢世就功名之士。希旨向風。掇拾先儒殘唾。習為後世枝葉文章。而李陳以来立教作人之意。為之盡變。積習既久。業舉子者。將經傳正文。断截句段。專學小註之文。而尤以史論為尚。及其當大事議大禮。茍迂合以求集事。至於制度文為之末。尤鮮可觀者。士習至此。而望其經休賛元。以為國家之用。其將能乎。

中興以来。庭試制策。會試鄉試浩觀。拘儒曲士。紬難口頭。以全失臨軒策士之初意。至如判題。乃古人判事之文也。余嘗

見東閣鄉試出喻德教舉遺士判。採花范公謙益判題。文体未合格式。不禁爲之大笑。夫喻德舉士。有何曲直是否之可判乎。以此命題。雖韓柳歐蘇。亦從處會理。不唯范公爲然也。

賢良方正始於漢。蓋求士盛典。所以待非常之才。唐宋爲制科。有五等恩典。視進士科加倍。唐白公居易宋蘇公軾。以高才碩學。僅入二等。嘉祐以後。制科每虛第一等。以重其選。先朝中興初。嘗開制科。而阮公文階以第二甲魁是科。後爲中興名相。昭統初元復制科。平章省會擬策題。鵬公阮有整以大司馬在會。諸文官進題乎正整閱畢。笑曰某武臣何敢妄議。顧制科舉賢良方正。制策乃如是耶。諸公默默然不答。以

朝中興初嘗開制科而阮公文階以第二甲魁是科後為中興名相昭統初元復制科平章省會擬策題鵬公阮有整以大司馬在會諸文官進題平正整閱畢笑曰某武臣何敢妄議顧制科舉賢良方正制策乃如是耶諸公默默然不答以題進覽是科所得者陳公伯覽阮公嘉吉二人

中興間經義体破承講括凡七節不事文采但功令咱用疏釋大註不許創新使學者專務記誦已非古人明經試士之制其後相沿用首題首文則其失弥深矣正和保泰間阮公公沆奉使中朝博訪有明經藝以歸八及相議以此課士事竟不果黎公貴惇見聞小錄嘗論及此引有清聖祖諭旨所

云。八股文於治体無關。其意不欲從明制，八股文誠於治道無關。然習是文者，非貫穿經傳，不能下筆措辞。視之我國經義首体依樣畫葫蘆者，不猶彼善於此乎。况聖祖所言，盖指有清滅裂破碎之文，非指前此于公謙、胡公士貞、王公鏊、王公世貞、熊公廷弼諸該博渾灝之文也。景興庚子改定經義体，汝公公瑱以番僚八侍，撰程文，將書中大註、箋註以次補綴，畧加雕琢成篇，粘掛府堂、國學堂，為多士楷式。然体制卒浮，又不若首体之為勝也。鼎革後，吴公時任復喜八股文，以阮君寔、陳君文焯掌成均，造士司教鐸者，既非士望所歸，而當時學者習於圈套，於經傳大旨，全未講明。每構書藝，多摘

綴。畧加雕琢成篇。粘掛府堂國學堂。爲多士楷式。然体制華浮。又不若前体之爲勝也。鼎革後。吳公時任。復喜八股文。以阮君憲、陳君文煒。掌成均造士。司教鐸者。既非士望所歸。而當時學者習於圈套。於經傳大旨。全未講明。每構書藝。多摘莊列荒唐稗野膚淺之說。以相眩鬻而已。

四六文。蓋古詩之變体也。古詩六義比興爲多。故四六卒用駢儷雕琢爲工。漢辰四六体最渾灝。而未有声律。唐人声律穩順。文辞華麗。宋人因之。然氣力較減。仁宗以後。蘇氏父子始創爲新格。不尚搜刻華艷。行灝氣於對偶之中。自成一家機軸。蓋賦体多而比興少。是又四六文体之一變也。元明以

後。含茹不及唐。而渾灝亦不及宋。想亦氣運使然。我國四六。則因元明之体而雜就之者。洪德間安邦試四六文。曾為内地所稱。亦見其一班耳。嘗考李陳莫四六之文。近國朝制策章表。盖端慶前後。為淳漓升降一大機。就中端慶以前。警句甚多。而其立言大意通天氣魄。無可瑕纇者亦鮮。端慶以後。涉於疎散輕浮。至于中興。而弊尤甚。盖或一句一聯。自開門面。語其淳漓繁殺斟酌得宜者。不為見焉。

詩之源委。先儒訓詩。反覆詳悉。無庸後賛矣。至漢以四五言為詩。其餘協為之声律。被之管弦。隨腔逐調。長短繁促參差不同者。樂府專用七言。多協平韻。而中於音律者。則謂之歌。

面。語其淳漓繁殺斟酌得宜者。不為見焉。
詩之源委。先儒訓詩。反覆詳悉。無庸復贅矣。至漢以五言
為詩。其餘協為之声律。被之管弦。隨腔逐調長短繁促。參差
不同者。樂府專用七言。多協平韻。而中於音律者。則謂之歌。
蓋樂府之支流也。平鋪直叙。字冗句繁。或始胥而終乱。或似
歌而兼詩者為賦。至如頌贊箴銘。則又賦之支流也。魏晋以
後。辞愈工而氣愈清。降及江左。而雜以虚無。流於卑弱。世運
使之然也。李唐之興。詩有五言古体。七言近体。七言律。七言
排律。七言絶句。長短歌行。而其体則有省試府試應制應教
書懐即事贈答賦詠。次韻聯句之類。詩家之体裁音律至此

始極其備。而取士之法。亦始以詩為重。省試專用以五言排律。應制應教則兼用五七言排律。其中又有関韻題韻之差。其餘樂府詩餘。頌贊箴銘。及其賦体。莫不斐然成章。井然有條。故當辰之士。人挾隨珠。家藏和璧。取材晋魏。進步風騷。其盛蓋無以加矣。宋人之詩。多有警者。然賦咏涉於麁疎。比興論於理障。視之唐人之去三百篇近也。差不及焉。此後元人工於詞曲。而詩則委靡。明人偏於辰文。而詩多纖麗。則欲學步唐而失之者也。我國李詩古奥。陳詩精艶。清遠各極其長。始猶中國之有漢唐者也。若夫二胡以降。大寶以前。則猶得陳之緒餘。而体裁氣魄。日趨於下。及中興以後。拘於衡尺。流

論於理障。視之唐人之去三百篇近也。差不及焉。此後
工於詞曲。而詩則委靡。明人偏於辰文。而詩多纖麗。則欲學
步唐而失之者也。我國李詩古奧。陳詩精艷。清遠各極其長。
殆猶中國之有漢唐者也。若夫二胡以降。大寶以前。則猶得
陳之緒餘。而体裁氣魄。日趨於下。及中興以後。拘於衡尺。流
於卑鄙。又無足言。永佑景興之間。前輩名公。始多留意詩律。
而阮公宗室。翹然為一時領袖。其次阮公輝𠐓。又其次胡公
仕棟。相継而起。皆能各自名家。嘗觀諸公之詩。福溪公纖麗
華艷。而或偽於細。葉石公位置清高。間亦涉於模倣。完厚公
專以氣魄為主。而不屑於絺繪雕刻之工。蓋詩學至此中興。
然回視李陳諸家。恐未可以相伯仲也。若論舉子場屋之詩。

則自前蔡以上。雖不能並駕古人。然其命題立意。亦有能彷彿之者。中興之詩專用七言律。有破題八題。上狀下狀。上論下論。上結下結。等句。關韻專押用八題句。局從拘閡。從古未聞。故舉子之詩。苟且趨辰。卒多鄙俚。想二百年間。高才碩學。出於其途者。不為不多。而程度阨之。鮮堪傳誦。應制東閣之詩。則用五言排律。長篇多者七十韻。少者五十韻。或三十韻。其制官韻押在首句。卒用僻題孤韻。迫人於險。故視會試鄉試詩題。為尤難。余每讀吉川捷筆。至辰欣逢一治。臣願娶三妻之句。未嘗不為之噴飯也

周官王言之体。有曰策者。即傳記所云。策命典策是也。至漢

其制官韻押在首句。率用僻題孤韻。迫人於險。故視會試鄉試詩題。為尤難。余每讀吉川振筆。至辰欣逢一治。臣願娶三妻之句。未嘗不為之噴飯也

周官王言之体。有曰策者。即傳記所云。策命典策是也。至漢天子臨軒。始以策試士。其制有二。一曰制策。蓋取古今治乱之原。及當世所行政事得失發問。多士各以所見對敭。謂之對策。始於董仲舒公孫弘。庭對之文。唐劉蕡以直言下第。宋葉祖洽以阿附首選。蘇東坡擬進士對御試策進呈。南宋文文山庭試卷。讀卷官称其古誼若金鑑。忠肝若鉄石。及近代之狀元策。皆所謂對策之文也。若夫制策即對策題目。如漢

武帝臨軒三策。南朝刘宋辰試秀才五策。令載昭明文選集中。及後世殿試所稱。皇上制策是也。或太常禮部策試將所集一大經。及孝經論語等書。之義為題發問。謂之試策。明經人各以所師説對敭。其文主於傳授記問。而不事雕琢。是為射策。漢書河間献王來朝。武帝發策三十條。王皆能對之。詔報曰。昔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歸國縱酒樂而卒。唐楊綰請更定明經科帖括之制。五策三策之類。宋范公純仁就試策題有云。問子産有君子之道四焉。公対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使民也義其愛民也惠謹對此皆試策射策之体也。明人以後。合學校科舉為一途。及其升於公朝。

卒。唐楊綰請更定明經科帖括之制。五策三策之類。宋范公純仁。就試。策題有云。問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公對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使民也義。其愛民也惠。謹對。此皆試策射策之体也。明人以後。合學校科擧為一途。及其升於公朝。則上以進士科為重。其大庭試士。兼制策。試策之体。单謂之制策。而士子之文。亦兼對策射策之体。謂之對策。蓋使窮經者不偏於訓詁。經世者不涉於虛浮。其意可謂善矣。我國李陳試士之策。余未曾經見。前黎學規試法。詳載於寔錄。始以試策為鄉會庭試决科之準。蓋亦因明制而斟酌之。曾見洪德二十一年制策曰。自古明哲之理寰區。莫不以擧清斥濁

理財去貪為首務云云。約近二百言。大畧先問前代得失。次及當世所行。所問渾融。非會茹古今者。不能下筆。宜其得人為盛。有非近世之所能及也。延成以上。此風畧存。光興之後。發問者專以孤僻為題。對策亦以記誦為主。試策一篇。或至十数目。或三四段。謂之目策。博覽強記者。每題對及十之七八。每段抄得書中数寔二三十字。便可爭鏃奪雋。又安能商確古今評論得失。而見所學哉。近来發策專就一目為問。一篇多者数十段。少者十餘段。又少者三四五六段。將經書傳史旁通曲証反覆邀截謂之案策對策牽強書旨隨在宛轉解釋。惟求幸中主考之意。而古人之微旨大義。不暇顧也。故

確古今評論得失。而見所學哉。近來發策專就一目為問一篇多者數十段。少者十餘段。又少者三四五六段。將經書傳史旁通曲証反覆邀截。謂之案策。對策牽強書旨。隨在宛轉解釋。惟求幸中主考之意。而古人之微旨大義。不暇顧也。故達而涖官者。公正少而偏僻多。其致事家居。及解職閑住者。平居無事。或以刁唆自鳴。蓋辰習使之然也。景興甲辰乙巳間。冑監以朔望前一日論文。文官皆至會。哨者雲集。有一婦人請入太學。間貽謁齋夫擯之不納。婦望門遙拜。曰不知聖人當初設教何如。令文官判筆一下。令人無從控訴。且泣且拜而去。噫下愚無知。此婦誠不足責。以文學致身者。使民一

致于此。亦何心耶。
乙巳丙午間。鉢塲沙津。地面青火浮浮。或削枯竹挍之。即燃。
而桑豈不損。南郊第二重門。前石井水面亦出青火。水棠之
白藤江。流出人頭。似拇指大。戴丁字幘。鬓髮鬅鬅。追破之。膿
血相雜。如魚脳然。味微腥。三日而死。及而人擄國。戊午春。白
藤江亦出人頭。戴紅巾。面目鬓髮與前相似。好事者收置之
數日。乾皺如榕樹子。次歲夏。中都蟾蜍相率渡珥河而北。其
不及濟。而漂死者亦多。辛酉夏。而主北城居康公府。值連日
積雨。中堂前水深尺餘。忽然水落。庭中地陷深廣各數千許
大司馬阮文周居城中私第。一日坐外堂視事。空中群鳥爭

数日。乾皺如榕樹子。次歲夏中都蟾蜍相率渡珥河而北其
不及濟。而漂死者亦多。辛酉夏。西主北城居康公府。值連日
積雨。中堂前水深丈餘。忽然水落。庭中地陷深廣各数千許
大司馬阮文用居城中私第。一日坐外堂視事。空中群鳥争
鬭。其一死墜于庭中。未幾移第城外覆浦坊。故王府東北偏。
忽無雲而震。外堂兩檻柱析裂。尋往黃江口措置水坊。築壘
于沙洲。夜半地忽陷。沒大礮三口。其冬西主郊天于故塼擧
場圜丘。下拜而冠免。皆奇事也。噫景興之甲午。余年七歲隨
侍先大夫於河口私宅。一日出通衢。路人群立。拭目雲表。余
亦隨之。見太陽已昃。其色赤如血。析而為二。後嘗聞朋輩言。

甲午平南。聖祖盛王御五龍楼。送滕公出師。樂道楊公決辰方在京朝侍。日向昃。北回富市。問其門人阮公瀅曰子有所見乎。對曰有之。見二白龍自北而南。未幾復自南而北。非當出師辰乎。楊公曰然。阮公曰。此行必克。但天地好還。兵爭方始耳。此辰余年尚幼。國家承平。見先輩行長。每以喪亂為慮。輒竊笑其迂濶。及長身親見之。夫興亡固有定數。而天屢出災。懼以警懼之。可見仁愛之至。楊公身為鄉士。見白龍之兆。不以告君。而私許於下。又何耶。

錦江嘉福之間有馬公主廟。俗傳主民間婦。性喜淫。逢人便與之私。而不勝其慾。聞于官。命編藤為扎馬。納婦其中。使與

笑。惧以警惧之。可見仁愛之至。楊公身為鄉士。見白龍之飛

不以告君。而私評於下。又何耶。

錦江嘉福之間有馬公主廟。俗傳主民間婦。性喜淫。逢人便與之私。而不勝其慾。聞于官。命編藤為扎馬。納婦其中。使與牡馬合。死而為神。求禱多獲驗。祈賽者琢地波羅客根。肖陽物祀之。以一箇淫婦。乃得香火千秋。與東潮范顏祠。皆可㤀之甚者也。官祠部者苟懊而不能去。盍不移而合之。使無為民惑乎。

終

